

有古歌云：“叶密丛林深，目光仍射来”，故此宇治山庄虽荒落偏远，却也能见得春光。然二女公子又哪有赏玩春光的闲心！每日但觉恍若如梦，于昏昏沉沉中度过。自父亲亡故，姐妹二人便相依为命，情亲意合，日日赏花听鸟，共度春夏秋冬。其间也吟诗作赋，弄墨弹琴，聊度时光。可如今唯一的亲人亦失去了，可喜可悲之事再无人得以倾诉。凡事只有沉闷于胸，黯然垂泪。着年丧父，固然令人万分悲痛，但于悲痛之余尚有姐姐可以依赖。如今于然于世。思前想后，竟不知日后该如何计谋。故此，二女公子一直心乱如麻，神志迷糊，以致昼夜难辨。一日，阿阁梨派人送信来，于信中言道：“岁时更新，不知近况如何？其间祈祷照常，不敢懈怠，此乃特为小姐祈求福德！”随函送上一只装着藏和问荆的精致篮子，并附言道：“此毅与问荆，乃诸童子专为供养贫僧而来得，皆为初生时鲜之物。”并附一诗道：

“今岁供膳采新康，年年不忘旧情深。此意请告与小姐。”笔迹甚是粗劣，且所附诗歌，有意写字字分离。二女公子料想阿阁梨吟咏此诗定颇费了些心思。于她眼中，此诗意义深切，较之那些言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人的诗作，实乃动人。她禁不住粉泪盈盈，便命侍女代为答诗：

“分摘山度与谁赏，深慨物是人却非。”并命犒赏使者。二女公子尽管近来历经种种悲伤磨难，玉容也稍觉清瘦了些，原本青春娇美、姿色秀艳的她，却因此愈添了无限可爱，酷似她已故的姐姐。回想昔日两人，俱呈其美，各蕴风骚，倒未觉得肖似。如今忽得一见，竟令人怀疑她已故的姐姐又返魂人世。众侍女惊异地看着这二女公子，想道：“中纳言大人为了时时可见大小姐，竟想永留她的遗骸。既然二人如此酷似，何不娶了二小姐，以却日夜思念之苦，以弥伤痛之心？”她们皆觉得遗憾。幸而蒸中纳言邸内常有人来宇治，故两处情况便随时相通。据说餐中纳言因伤心过度，竟致神思恍惚，虽是新年佳节，两眼也常红肿。二女公子闻之，想见此人对姐姐如此恩爱，便愈加深了对他的同情。

旬亲王因身分关系，不便随意来往宇治，因此决定迎二女公子移居京都。正月二十日于宫中举行内宴。餐中纳言满怀惆怅，又无人可倾诉，心动中苦闷不堪。几番繁忙过去后，一便去旬亲王宫中访晤。正值暮色苍苍，旬亲王独坐窗前，惆怅郁结，偶尔拨弄琴弦，品赏他心爱的红梅芳香。蒸中纳言于低处取红梅一枝，步入室内，那芳香甚是难郁。旬亲王雅兴突至，赠诗一首：

“含苞米放香已佳，料得采者心如花。”蒸中纳言答道：

“赏花焉存插花愿，因遭猜疑故折取。”你不可胡言乱语！”两人如此调笑，可见交情颇

深。谈至近况，旬亲王首先询问宇治山庄之事：“不知大女公子故后情况可好？”囊中纳言便向旬亲王细诉几月来因失去大女公子，而所受的情感磨难与无穷凄苦。又诉说他时时触景生情，回想起大女公子的音容笑貌；其间喜忧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秉性多情且易流泪的旬亲王，即便为别人之事，伤心之泪也会将衣袖浸透。董中纳言此番话，自然令他泪流不止，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天色忽然间暗淡了许多，似乎知晓人心。春寒料峭，酷似冬天，到夜里，萧萧寒风刮个不停，连屋里点着的灯也被风吹熄了。虽说：“春夜何妨暗”，然仍不很自在，两人皆不愿就此结束交谈。直至深夜，那无穷无尽的衷曲仍未及畅叙。旬亲王闻知餐中纳言与大女公子恩爱无比，便道：“你们深厚的爱情并非仅为你所言的如此吧？”他怀疑囊中纳言尚有不肯倾吐的隐情，欲探询出来。这实乃委屈袁中纳言了。然旬亲王乃知情识趣之人，他除了对餐君的不幸与愁苦心境深表同情外，且以能言善辩之辞劝导蒸君，直至董君将久积胸中而无处倾诉的愁苦一吐为快，哀愁散尽。包亲王再与他商量二女公子迁居京都之事，袁中纳言道：“诚能如此，甚是可喜！否则彼此伤悲，我亦深恐不安。非我难以忘怀之人，

不得遗爱，除了此文，还有谁人？故有关此女的基本生活，我作为其保护人。但不知是否被人饶舌耳。”便将大女公子生前将其妹托他照拂之意，与旬亲王作了些简单的说明。但关于似“岩徽森林内郭公”的那一夜当面共谈之事，则隐秘心中。惟于心里寻思：“我痛彻思念大女公子，而大女公子的遗爱又仅此一人，我正应像旬亲王一样庇护于她。”秦君对二女公子缺乏关怀很是内疚。继而他又想道：“如今悔恨莫及。若常生此念，断会生出愁情，恐将发生于己于人皆无利的荒谬恋情，多愚蠢啊！”便断了此念。但又想道：“但她迁居京都后，实能照顾她的，恐惟有我了。”于是便协助旬亲王准备迁居。

宇治山庄里人人皆喜笑颜开，忙着准备迁居。于各处选了些年轻貌美、聪明伶俐的侍女们，准备带往京城使唤。惟有二女公子想到今后迁居京都，这“伏邮邑”“荒芜甚可惜”心中颇觉难过，整日不停愁叹。然她又想到：若辜负他的善意而长期闭居于此荒僻山庄，实无意趣，何况旬亲王时时来信诉怨：“如此分居两地，情缘必将断绝。不知小姐意欲如何？”这话不无道理。二女公子心思烦乱，忧郁寡欢，竟不知如何才是。迁居日期择定于二月初旬。眼看日子逼近，二小姐又苦恋起这荒僻山庄及其花草树木，毕竟于此生活多年，想到将迁至遥远的京都，自己便如抛舍了峰顶春霞而远去的鸿雁而所往之处又非永久的住家，倒似旅舍，岂不失却体面而遭人耻笑？因此顾虑重重，满腹烦闷，每口皆忧心忡忡。姐姐丧期既满，本应除去丧服，至于原举行技楔，然又颇觉薄情。她常常向人如是说道：“我幼年丧母，已记不得母亲音容，不生恋念。姐姐便是母亲，我当穿深黑丧服才是。”然而丧礼中没有此等规定，而她对姐姐感情极深，故此深感遗憾，悲。励不已。此时，冀中纳言又特派车辆、前驱人员及阴阳博士前来宇治，以备拔楔之用。并赠诗道：“日月明晦相无常，悲欢离合凭缘定。昔日方制丧祭服，今朝又披彩衣身。”真个将各式彩衣送到，还有迁居时犒赏众人的礼品。虽不甚隆重，但按各人身份，思虑周至异常，倒也称得上丰厚。众侍女对二女公子言道：“餐中纳言大人信而有义，不忘旧情，诚恳之心委实令人感动，世间情同手足的亲兄长恐怕也难比吧？”几个老年侍女对风花雪月已无兴致，惟感受此重赏，颇有些受宠若惊，真心感激。年轻侍女相互说道：“昔日二小姐常得与之幽见，往后相隔天涯，怕难见了。孰知二小姐的牵挂又是何等悠长呢？”

餐中纳言自己于二女公子乔迁前一日清晨来到宇治，照例被服侍于那客室里休想。他独自思忖：“倘大女公子尚在人世，定与我恩爱相敬至今，必趁先迎其入京。”竟历历忆起大女公子的音容举止。又想道：“她虽未对我山盟海誓，但并无厌我之心，这般温情有礼。仅因自己性情刁钻古怪，以致遗愁留恨，不得长相厮守。”袁中纳言思前虑后，颇觉悲哀。忽然记起此间纸隔扇上有一小洞，先前曾于此处偷窥，使移步近看。惟团里间帘子遮掩，不能窥望。室内众侍女因怀念大女公子，皆正吞声饮泣。二女公子更是泪如雨下，抽噎不止。她茫然若失地躺着，毫无心思虑及明日乔迁之事。餐中纳言托侍女向其传言：“数月未曾造访，其间忧怨愁苦，实难言语，此日谨向小姐略陈一二，稍安寸心。万望小姐节哀！冒昧求见，请勿拒我为幸。若否，我定如异乡游魂，痛苦难堪。”二女公子颇觉为难，答道：“我并非有意让他伤心。惟因我心情恶劣，深恐神思错乱，应对失礼，实甚担心。”侍女们众口不一劝说道：“恐伤大人好意。”于是在里间纸隔扇旁侧与之晤谈。

囊中纳言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令人望而自惭形秽。数日不见，越发英姿焕发，潇洒倜傥，与众人迥异。二女公子见之，顿时又忆起那片刻不忘的亡姐来，越发悲伤。黄中纳言对她道：“我对令姐的怀念，一言难尽。惟此日乃乔迁之喜，自该忌讳。”便避谈大女公子。接着说道：“即日不久，我将迁至小姐新居附近世人论及亲近，有‘不避夜半与破晓’之谚。小姐若有用我时，请随意吩咐，不必拘泥。我若尚存于世，定当竭诚相助。小姐意下如何？世间人心叵测，此言不会令小姐唐突吧？我委实不敢妄自断言。”二女公子答道：“离此故居，我实在于心不忍。虽说你将迁往我新居附近，但此时我心绪杂乱，冒犯之处，还望见谅。”她说时情真意切，柔情万种，仪态楚楚动人，与大女公子神似。囊

中纳言想道：“这全怪我当初优柔寡断，错失良机，致使此人为他人所得。”纵然后悔万千，然已迟矣。便闭口不提那夜之事，佯装早已遗忘，泰然处之。

堂前几树红梅，芳香弥醇，颜色艳丽，甚为可爱。黄营也不忍即刻离去，频频啼唯。何况两人谈话时对“春犹昔日春”的愁叹，此刻凄切异常。春风入室，梅花馨香与贵客在香虽非柑橘之香，然亦可令人追念往昔。二女公子忆起姐姐在世时，为打发寂寞凄苦之日，安慰忧伤无奈之心，常常随姐赏玩红梅。睹景思人，实乃不堪追慕。遂吟诗道：

“山风凄厉愁煞人，香艳依故未见君。”吟声隐约，词句断续。蒸中纳言甚觉亲切，当即奉答一绝：

“曾傍娇梅客依旧，只愁植根我身外。”不禁泪眼盈盈。但一想到此行目的，遂做出若无其事之姿，悄悄拭泪。催告道：“尚待迁京之后，另行造访，再作效劳。”言罢起身辞别。

意中纳言传令众侍女为二女公子迁居之事筹备。又派那个髯须满面的值宿人等留守山庄，并命凡邻近宇治山庄，且于自己庄园谋生的人须常来山庄照料。将余下的一切大小事务皆安排得分外详尽周至。老侍女兵君曾道：“我侍候两位小姐时至今日，不期如此长寿，委实令人厌恶！务请众人权当我已死去。”并君看破红尘，已削发为尼。冀中纳言恳求再三，定要与她相见。且觉其可怜，便与她亲切叙旧，后来感慨道：“今后我还常来此处，恐无人可以谈心，你能不嫌弃山庄，实乃好事，令我喜不自禁。”话不曾完，已潸然泪下。并君答道：“长命如‘越恨越繁荣’，实在恼人。大小姐早我而去，留我这朽身于世，尘世之事何等扰人。而我的罪孽，又何等深重啊！”便将满腹骚怨诉之于黛中纳言。但黛中纳言只是好言慰藉。并君虽已年老，但风韵犹存。且削发后额际变样，平添一丝妩媚，另显一种优雅。蒸中纳言不禁悼念起大女公子，设想当初若是其出家，或许不会如此早逝。虽为尼姑，也可一起谈佛论道，长厢厮守。他多方寻思，竟觉这老尼子也让人生出羡慕，遂拉开帷屏，与之细细叙谈，并君的言谈举止也自然悦人，足见你昔年高贵身份，遗迹亦不比一般。她甚是愁苦地对蒸中纳言赋诗道：

“老泪不干如11水，惟念投身随君去。残生何须苦贪恋，悲凄更添耻无极。”囊中纳言对她言道：“舍身赴死，并非超脱，此罪孽更为深重。自然而死或许可到极乐净土，但舍身自杀则沉入地狱深层，何苦呢！若能俗得世间万事皆空才好。”便和诗一首：

“泪流纵如流水，任妆身死随娇君。朝朝苦思念斯人，绵绵悲愁无绝期。此恨何时方是尽头呢t，”他的悲伤无穷无尽，此时也无心返京，怅然若失地敢于沉思。不觉天色已晚，倘若肆意在此歇宿，又恐旬亲王猜疑而自讨没趣。于是动身返京。

秀君刚走，并君便将餐中纳言的思虑传于二女公子，心绪愈发悲哀难耐。侍女们则个个欢天喜地，心情激动，忙于缝制衣饰。几个年老的侍女也似乎忘却自身丑容，刻意装扮。如此一来，并君更显作碎了。她便赋诗诉愁：

“众皆盛妆赴帝都，惟余泪湿沾衣襟。”二女公子心有触动，答道：

“身如浮萍风飘絮，泪满襟袖何异君？此次赴京，自知并非久留。若有变故，当立时还乡，永不舍弃此居。则你我尚有相见之时。但想到即将离你而去，让你在此孤苦度日，我甚感难舍。你虽委身佛门，也不必深居简出；闲暇之余，还望稍念着我，请多多来京。”此番话情意绵绵。还将大女公子生前常用而又可作纪念的器物，皆留于山庄，便于并君使用。二女公子又对她道：“我见对姐姐的深切怀念甚于他人，可知你们二人前世因缘极为浓厚，便觉你亲切倍增。”并君闻听此言，愈发眷恋不舍，竟如孩童般号陶大哭，不可抑制，一任泪如泉涌。

山庄各处已扫除得一尘不染，一切收拾便当。车辆首停靠于檐下，颇具气势。前来迎接的官员，人数众多，均官至四位、五位。旬亲王本欲亲来，但恐过于讲究排场，反有诸多不便，遂私下迎娶。他只得于宫中焦躁地等待。蒸中纳言也派了诸多人员前来迎接。此次迎娶，主要由旬亲王操办。但具体细节，则概由黛中纳言调度，安排十分周到。不觉暮色苍

茫，室内众侍女及室外奉迎人员皆催促动身。二女公子心绪缭乱，此去前途祸福难料，惟觉不胜伤感。与二女公子同车的侍女大辅君吟诗道：

“人世欣逢喜事至，幸未留守宇治川。”吟时满面含笑。二女公子闻后想道：“乐不思归，竟与老尼心境大木一样啊！”一丝不快涌上心间。另一侍女吟诗道：

“难忘当年死别情，荣幸今朝乐未央。”二女公子想道：“此二人皆住山庄多年，对姐姐亦极忠诚。岂知时过境迁，情随景变，她们早已不记得姐姐。唉！人情冷暖，世事炎凉，委实让人寒心啊！”只得默默无语。

自宇治入京，路途迢迢，山道崎岖。二女公子见此光景，想起往昔旬亲王极少来宇治，自己便怨其薄情。此日方知旅途艰辛，顿生几分谅解。初七夜，一轮钩月悬浮苍穹，清光皎皎，四周云蒸霞蔚。二女公子素米远行，对此番美是反生出无端愁苦，独吟道：

“东岭檐月出，厌世又入山。”

境遇更变，前途难卜，她又平添些许焦虑与不安。回思流年岁月，又何苦为此烦忧？若时光倒流，复至昔日才好。

日暮时分抵达二条院。二女公子从未见过这般华丽壮观的宫殿，不免眼花缭乱。车辆驶入“三轩四轩”之中。旬亲王已急不可耐，快步走近车旁，挽扶二女公子下车。殿内早已装饰得焕然一新，设备齐全。甚至众侍女的居室，也显然是经旬亲王亲自尽心布置，真乃尽善尽美。世人起初不知旬亲王对二女公子宠幸如何，见此场景，方知其间情深意切。众人皆惊叹不已。羡慕其福。近日三条宫邸正在修建，素中纳言原定本月二十日后乔迁入内，遂每日前去督察工事。三条宫邸距二条院很近。章中纳言甚是关心二女公子迁居情况，此日便在三条宫邸等至深夜。派赴宇治参加迎娶的人员一到，便向他禀复了详情。蒸中纳言闻知旬亲王对二女公子的怜爱，欢喜异常。却又痛惜自己错失良机，哀怨顿生。只得孤寂复咏“但愿流水能倒退”又吟诗道：

“纵无云雨同束枕，也曾促膝通宵谈。”可见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夕雾左大臣原本于本月内嫁六女公子与旬亲王。如今旬亲王却迎娶了二女公子。以为是“先下手为强”，瞧不起六女公子，心中甚是不快。旬亲王闻此，甚觉歉疚，便常常写信问候。六女公子嫁裳婚奁早已置办齐全，隆重盛大，世人皆叹。若此时延期，恐将遭人耻笑，故定于二十日后如期举行。左大臣想起：“餐中纳言乃同族之人与之攀亲虽失体面，然此人倘为别人爱婿，委实可惜，不如将六女公子嫁与他。近日他暗自钟爱的大小姐已死，正孤寂悲伤呢！”遂托一可靠之人，探询餐中纳言的意见。袁中纳言答道：“我心早已随人死去，世事这般无常，我顿悟人生可恶可厌。不愿再染指此类事情，万万不可再提。”他表示全然无意于婚事。在大臣闻知，恨恨道：“如此不识抬举！我低颜自荐竟也遭拒绝！”两人乃手足之亲。然黛中纳言人品高贵，令人敬畏，却又无可奈何。

又逢春暖花开。蒸中纳言遥望二条院中樱花灿烂，不由记起无主的宇治山庄，独自吟诵“任意落风前”意兴未足，遂来二条院拜访旬亲王。近来包亲王常住此处，与二女公子情意绵绵。表中纳言见之，顿觉“此乃像样。”然不知何故，心间涌上一丝酸涩，甚感怪异。尽管如此，他且真心为二女公子的归宿庆幸。旬亲王与黛君推心置腹谈东论西。傍晚时分，旬亲王要入宫去。命人配备车辆，诸多随从人等皆为此忙碌。蒸中纳言便告辞旬亲王，径直来到二女公子住处。

二女公子较先前居山庄时偶然不同，深居帝内心情舒畅。冀中纳言从帘影里窥得一小女童，遂叫其通报二女公子。帝内立即便送出一坐垫来。有一侍女，大约是知道内情之人，前来传达二女公子的答话。章中纳言道：“相距甚近，本应朝夕相见。但无事而常来造访，相见密切，恐将遭人嫌疑，连累小姐。故造巡不前。真乃时过境迁。春日曾望庭院树木，感慨甚深啊！声色悲切，深可怜悯。二女公子想道：“实在可惜！老姐姐尚在，住于三条宅邸中，我们便可随时往来。每逢佳节，共同观花赏月，时日亦，可多些乐趣。她追忆往昔，觉得如今虽迁京都，与昔日长久闭居山在相比，倒更孤苦悲伤。实乃遗憾之至！

众侍女也皆来劝请：“此中纳言大人，小姐万不可像普通人那般怠慢。他过去赤胆忠心，小姐想来不会没有觉察。如今正是对其表示谢意的时候呢！”但二女公子深感不用侍女传言而贸然前去面晤，毕竟有伤风雅。此刻，恰逢旬亲王因欲出门，来向二女公子辞别。他衣着华丽，英姿飒爽。望见袁中纳吉坐于帘外，便对二女公子说道：“为何对他如此疏远，让他坐于此处？他长期以来对你关怀备至，我最初深恐他对你不怀好意。然而那是小人之虑，你应请之入内，与其叙旧问安吧！”接着又改口说道：“诚然，对其过分随意不拘，亦非所望。此人心底里难免无可疑之处。”二女公子见其赘言甚多，颇生厌意。心中想道：“此人往昔对我们情挚深切，倒是不应怠慢于他。”他也曾道：“将其视作亡姐的替身而亲近他。我也愿向他表示此番心迹。”然则旬亲王时常胡作猜忌，论东道西，尤使她痛苦不已。

## 第五十章 寄生

且说当年那位藤壶女御，乃已故左大臣的第三女。今上当太子时，她即被选入宫中为太子妃，因此今上对她万般宠爱。但她最终仍未被立为皇后，因她生育少，仅生得一位皇女，人称二公主。后来明石女御入宫，为皇上生了一群皇子，因此便被册立为正宫，藤壶女御自此被明石女御压倒，自恨命薄，常悲伤不已。为补此遗憾，她企盼女儿富贵荣达，以此聊慰寸心。故更加不遗余力地调教二公主。

这二公主倒也心善貌美，颇得今上疼爱。而明石皇后对己所生公主自幼宠爱有加，故世人皆以为二公主不及大公主，但实际并非如此。女御父亲左大臣在世时位尊权贵，颇富威望，至今余势尚存。故女御生活一直很丰裕，自众侍女服饰乃至四时行乐等诸般事务，无不周到气派，新颖高雅。二公主十四岁时，行将着裳。为此，从春日开始，上上下下皆弃了其它事务，致力于这仪式的准备。而一切有关这仪式的细枝末节，皆别出心裁，须尽善尽美。祖传宝物此时正好排上用场，故四处接纳，尽心装饰。正值忙碌之时，藤壶女御突然不幸于夏回身染瘟疫，一病不起，党撒手西去！此乃祸福无常之事，今上亦徒自长叹悲痛。女御在世时为人温顺大度，慈祥可亲，故殿上人无不惋惜，背痛心道：“宫中少此女御，今后将难免寂寞啊！”连地位并不甚高的众女官，也无不思悼她；何况二公主年纪尚小，更是痛彻心肺，念念不忘。今上闻悉，心里也不好受，愈发怜爱她。便于七七四十九日丧忌过后，暗暗将她接回宫中，并且每日前去探问。二公主身着孝服，表情忧郁，如此倒使她另具一番风味。她性情温婉，较其母更沉稳持重，今上看了甚是欣慰。然而使今上忧虑的是：她母亲娘家无权势显赫的母舅为其母的代替人，而大藏卿与修理大夫，又与其母同父异母。这两人在殿上既没地位，又没威望。这样的人若作二公主保护人，那真还不如没有保护人好呢。今上越想越觉得她可怜，便时常亲自照顾她，为她颇费心思。

御苑中的菊花经霜后色泽更艳，且正当时令。天色黯淡，落下一阵时雨。今上牵挂二公主，便到她房中，与其闲聊。二公主应对从容不迫，毫无稚气。今上益发觉得她非常可人。不由得想：“这样一个可人儿，世间不会无人爱恋她吧！”便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的父亲朱雀院将女儿三公主下嫁于六条院源氏大人之事来：“当初有人讥笑，说皇女下嫁臣子，有失风度，不如让她独身等语。但现在看来，那源中纳言人品俊逸超群，三公主的一切全凭这儿子照顾，昔日声望并无一丝衰减，依然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起初若不下嫁源氏，难说她如今会有如此好声望，说不定早遭他人贬资呢。”良思颇久，拿定主意要趁自己在位时为二公主把选驸马：就以朱雀院选定源氏的办法做吧！更何况这驸马除了蒸中纳言别无更好人选。他时常思虑：“此人与皇女，正是很般配的一对呢。他虽然已有倾心之人<sup>②</sup>但想来不会怠慢我女，做出有损富绅的事来。他最终也要娶个正夫人才是，何不趁他未曾定亲以前向他暗示一下吧。”

今上与二公主用心对奕，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且飘起了菲菲细雨，平添一段情致。菊花傍着暮色，更添一份艳丽。今上看了，召来传臣，问：“此刻殿上有什么人在？”侍臣奏

道：“有中务亲王、上野亲王、中纳言源氏朝臣在此恭候。”今上道：“传中纳言朝臣到此。”表中纳言便领命而来。他确实具有被单独召见的资格：人未到香气已到，其他一切姿态皆有别于众人。今上对他道：“今日淫雨罪案，较平日更为悠闲。却不便举行歌舞宴会，甚是寂寞。消闲解闷，下棋最为适宜，爱卿意下如何？”随命取出棋盘，叫薰中纳言上前与己对养。餐中纳言常蒙今上宠召身边，已习以为常，以为今日也同寻常一般，便不甚在意。今上对他道：“我今有一难得赌品，是轻易不肯给人的，但给你我并不感到可惜。”餐中纳言闻此，亦没去细想，只是唯命是从而已。未下几盘棋，今上倒是三次输了两回。不由长叹：“好恼人！真是心中有事，万事皆不顺！”又道：“今日先‘许折一枝春。’”童中纳言并不言语，立刻走下信手折得一枝皎艳菊花，赋诗奏道：

“桥菊若出寻常地，不妨折取任意意。”语意甚为含蓄。今上答：

“园菊早材经寒霜，惟余香色留人间。”今上多次向他委婉示意。黄中纳言尽管是直承旨意，但因他历来性乖僻，所以并不立刻应允。心想：“我可不愿任人摆布！别人曾多次将一些可爱的女子说与我，我皆婉言谢绝。如今倘若当了驸马，岂不是做了和尚又还了俗。”这想法实在怪诞。他明知有钟情于二公主而求不得之人，心中却思：“若是皇后生的，那才好呢。”这想法有些增越！

夕雾左大臣隐约闻悉此事。他原意将六女公子嫁与薰中纳言。他料想：“即便薰中纳言不愿即刻应允，但只要心意诚恳，他定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岂料突然节外生枝，生此意外，他心中颇为恼恨。随即转念一想：“旬亲兵部卿亲王对我女儿虽非真心实意，然而也时常寄些风情十足之信与她，从未间断。即便是他一时兴起，但也总算前世有缘，日子一长，定然不会不爱她的。若嫁与出身抵贱之人，尽管‘情深浓水难漏’，但毕竟无甚颜面，难遂我心。”继而又怨道：“如今世风日下，人情菲薄，女儿之事实使人烦心。皇帝尚且要访求女婿，更何况做臣下的！青春苦短，真让人为女儿担心呢。”此话对今上暗含讥讽。于是他就慎重托付妹妹明石皇后玉成六女公子与旬亲王之事，多次向她要求，明石皇后颇感厌烦，对旬亲王道：“真让人伤心啊！左大臣多年来诚心招你入赘，你却推倭再三，实在无情之极。做皇子的，运势好坏皆由外威的威望势力而定。今上时常提及，欲让位于你哥哥。那时你便有机会当皇太子了。若为臣下，然正夫人既定，则不能分心再娶。即便如此，如夕雾左大臣那样忠贞专一之人，也有两位夫人，她们不也是相处得融融洽洽吗？何况是你！若能遂我宿愿而位及太子，则多娶几房夫人，又有何妨？”这一席话不同平常，说得非常恳切细致，而且颇显豪壮。旬亲王心中早有此意，当然不会视此番说教为荒唐言论而拒之门外。他推虑：当了夕雾快婿，幽居在他那循规蹈矩的宅哪里，不能随心所欲去寻欢作乐，倒是件很痛苦的事。但又想到如此为准他，确实不该，心思便日渐松弛下来。但旬亲王本是好色轻狂之徒，对按察大纳言红梅家女公子的恋情仍藕断丝连。每逢樱花缤纷时，尚常去信叙；但在他眼里，身边的每位女公子无非如花般惹人喜爱。这一年便在不知不觉间流逝。

次年，二公主丧服期完。因此议婚之事提上了日程。有人向薰中纳言进言：“你怎能如此愚笨不开窍呢？是上甚中意于你，只要你略表心意，今上定会立刻将女儿嫁与你。”薰中纳言吉付度：过分冷落，充耳不闻，也太怠慢无礼了。于是每有机会，即委婉表示愿结秦晋之好。今上哪能不睬！薰中纳言闻悉今上业已择定良辰吉日。他自己也默察出今上意图。但心中仍念念不忘早夭的宇治大女公子，不胜悲伤。他想：“真不幸之极！如此情深之人，却为何却无缘结为夫妇？”追思往昔，更觉愁肠百结，悲从中来。他常常想：“即使是品貌平平之人，只要略似宇治大女公子，我也会倾心于她。真想能得到昔日汉武帝那种返魂香，让我们再厮守一次该有多好啊！”他并不企盼与高贵的二公主的结婚佳期快快来到。

夕雾左大臣正忙于准备六女公子与旬亲王之婚事。日子定于八月内。二条院的二女公子闻之，哀叹道：“果如我所料！怎么会平安无事呢？我早已知晓：如我这般卑微之人，难免

遭遇不幸，惹人讥笑。早闻此人草率轻薄，不值依托。但稍经接触后，倒也看不出他有何好押无情之举，更何况曾对我誓言在先。今后他若有新欢而突然疏远于我，叫我如何忍受得了这口闷气呢？即使不愿和我一刀两断，但痛苦之事必定不少。此生命苦，恐怕不得不回山中了。”她觉得被人抛弃，回去遭人耻笑有失体面，比终身不嫁老死山中更没面子。先前不顾父亲临终遗嘱而率自离开山庄自食恶果，今日始觉羞愧难当！她想：“已故姐姐随意不拘，仿佛无甚主见；但她心底意志坚如磐石，真了不起！难怪意中纳言至今对他念念不忘，整日哀伤叹惋。倘若姐姐未死而与之结为连理，是否也会遭此不幸呢？奈何她思虑甚远，决不受他诱惑，甚至宁愿削发为尼，研习佛事，也不愿嫁与非她所爱之人。若她尚健在，定为尼姑无疑。如今想起，姐姐是多么坚决啊！倘若父亲与姐姐黄泉有知，定会责我太不慎重。”她既悲又愧。然而事已如此，抱怨也无益；只得含泪忍之，假装不知六女公子之事，匈亲王近来对二女公子柔情蜜意更胜残常，无论朝起夜寝，皆缠绵悱恻与她交谈。又与她相约：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时至五月，二女公子觉身体不适，意生起病来，其实并无异常病痛，推饮食减少，精神不振，终日卧床不起。匈亲王尚不曾见过此状，故不知究里，以为是炎夏酷热之故，但心中甚为纳闷。有时也随便问道：“你到底怎么了？你这病状仿若已有身孕呢。”二女公子羞耻难言，只是佯作没事，也无侍女多嘴从旁透露，故匈亲王无法确定她是否业已怀孕。八月里，二女公子从别处得知匈亲王与六女公子的婚期。匈亲王本想告知二女公子，只因怕说来自讨没趣，又对她不起，所以一直不曾告诉她。故此刻二女公子甚恼她蒙已于鼓里。这结婚岂是能遮掩之事？世人皆知，唯独不告知她具体日期，叫她怎不怨恨？自从二女公子搬到二条院后，非特殊情况，匈亲王概不在外夜宿，更不用说其他各处了！如今，另有新欢而久不回来，叫二女公子如何忍受孤枕难眠之苦呢？为此，他时常有意到宫中度危，欲使二女公子习惯独宿。但二女公子更觉得他虚伪无情，因此更加怨恨。

蒸中纳言闻知此事，对二女公子深表同情。他想：“包亲王乃轻薄之徒，虚伪易变，今后势必喜新厌旧。左大臣家位尊权显，倘若不顾其结发之义，强行不准亲王时常回来，那从来不惯独宿的二女公子如何忍得下这口气呢？她日后定会以泪洗面，长夜难堪，真可怜呢。唉，我这人何等无用啊？怎么当初拱手便将她让与匈亲王呢？我自从倾心于已故大女公子后，超然脱俗而清雅高洁之心也已变得混饨不堪，只因为她失本性。我一味想到：若在她心许之前强要成事，则有违我当初神交本意，所以只一心盼她对我略生好感，襟怀大度地待我，然后再渐次深交。谁知她对我又恨又爱，犹豫不决，却以‘妹妹即是我身’为由，叫我移情于非我所望的二女公子，以此自慰。我怨恨不已，惟思使其计谋难逞，便急忙将二女公子拱手让与匈亲王。由于为情所困而迷失心志，竟引导匈亲王到宇治玉成了此事。如今反思：当初太没主见啊！此刻后悔也迟了！匈亲王若能稍许忆起当时之景，也许会怕我知道此事而有所顾虑，然而眼下绝木会言及当时情况了。可见沉溺于声色、意志不坚者，不仅使女子委屈，朋友也大受其累。他必然会做出轻佻之举。”他心中十分痛恨匈亲王。蒸中纳言生性用情专一，故对别人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他又想：“自从那人辞世之后，皇上欲招我为公主之婚，我也不觉得有何欣喜。只愿娶得二女公子，此情日增。只因她与死者有血缘关系做我不能忘却。这二人的手足之情特别浓厚。大女公子临终托我：‘我所遗妹妹，望你能诚挚相待。九泉之下，我也会感激不尽的。’又遭：“我一生别无遗憾。只是你不曾听我安排娶得我妹，故对这世间尚难放心。’大女公子若泉下有知今日之事，定恨我更甚。”自从放弃了那人，他准备夜孤枕独眠，常被细微风声惊醒。追思往昔，虚及二女公子将来，只觉人生无常，实无情趣。

秦君在极端无聊之时也偶与众侍女排演一段风流韵事，有时召她们侍于身侧，这些侍女中，不乏妩媚婀娜之人，但无一能使他动心，再有些身份并不低于宇治山庄两女子的，只因世易时移，家道中落，生活清苦无着，而不得不在这三条院官邸供职，但餐中纳言坚贞自律，从不染指她们。因他深恐自己一时不慎再坠情网，而导致自己出家之时，六根未

尽，牵连太多，难以修得正果。然而如今却为了宇治女公子而痛苦不堪，他自认怪僻。某晚。因念及此事，通夜难眠。但见缕缕晓雾弥漫篱内，花卉争艳，丰姿绰约。朝颜盛开，更令人爽心悦目。古歌云：“花艳天明时，零落疏忽间，欲明世态相，请君现朝颜。”此花极似无常人世，令人看了不免感慨万端。他昨夜不曾关紧格子窗，卧床略躺天便亮了。故此花开时，他一眼即能望见，于是唤来侍臣，道：“今日我欲往北院④，替我安排车子，不必太铺排。”侍臣回奏：“亲王昨日入宫值宿去了，恐不在二条院内。”中纳言道：“亲王虽不在家，但夫人抱病在身，前去探望也无不可。今日乃入宫之日，我定在日高之前赶回。”便打点行装。出门时，信步下阶，小立于花草中，虽非故作风流惆悵之姿态，却给人以玉树临风满峻高雅之感。随侍诸人未免相形见绌。他欲采朝颜花，便轻提锦袖，拉过花蔓。露珠纷纷摇曳而下。遂独吟道：

“晚露犹未消，朝颜已惨淡。瞬间昙花显，不足惹人怜。

何等无奈啊！”便随手摘了几朵。对女郎花则“视而不见，径自去了”。

晨熹渐晓，蒸中纳言于晓雾，晨光穿梭之时来到二条院。室中皆为女子，仍沉醉于梦乡之中。他想：“此时敲门或高声咳嗽以醒众人，似有失礼节。今日来得过早了。”便召唤随从人于中门探望一下。随从回来禀道：“格子窗业已拉开，里面似有响动。可能侍女们已在打扫准备了。”意中纳言便下得车来，借着晨雾罩身，轻轻移步入内。众侍女以为是旬亲王夜访情妇归来。待闻得那种夹着特殊香气的雾气飘进来时，才知是意中纳言。几个妙龄侍女遂对他放肆评价起来：“这中纳言大人果然生得乖巧，只是过于正经，令人生畏。”但她们毫不惊慌，从容自老送出坐垫来，甚是礼貌周到。童中纳言道：“我有幸坐于此，且承蒙被当作客人相待，不胜欣慰。但如此疏远我于帝外，我终觉郁抑，今后不敢再来造访了。”侍女问道：“然则大人意欲如何？请赐教。”童中纳言道：“我本常客，当到北面幽静之处才好。但凭主人作主，不敢生怨。”说罢倚门而立。众侍女便齐劝二女公子：“小姐当出去亲身接待才是。”意中纳言本非威武气昂之人，加之近来更添斯文。因此二女公子觉得如今与他直接应对，已无多少羞涩之感，故也较自然随便了。蒸中纳言见二女公子神色有异，面带病容，便问：“近来贵体无恙吧？”二女公子并不确切作答，只是神情比往常更显慢郁。蒸中纳言很怜悯她，便像兄长般细致教导她诸多人情世故，并加以多方安慰。二女公子的声音酷似其姐，使得黛中纳言甚为惊讶，几乎要以为她便是大女公子，若非虑及外人非议，素中纳言便要掀开帘子，走进去仔细看看她那忧郁容颜。他此时忽地悟到：真正无忧无虑者，这世上怕尚无吧！便对二女公子道：“我本相信，我虽不能如别人那般尽享荣华，却尽可了无忧虑地度此一生。只因心遭魔祟，乃遭此恨事，再加之自己生性愚笨，终日苦恨追悔，心绪繁乱。真无聊啊！他人因升官发财而忧愁，理所当然；而我的忧伤比起他们来却是罪孽啊！”说着，将刚才所摘朝颜花置于扇上观赏。其花瓣色彩渐渐变红，更显艳丽。遂将花塞入帘内，赠二女公子诗道：

“欲将君身比朝颜，但因与露宿缘深。”

这并非他故意作，只因那朝露倚花，并不滴落。二女公子看了觉得情趣盎然。那花是带露而枯的。遂诗道：

“娇花凋谢露未尽，残露凄凉惹人悲。尚有何倚靠呢？”香舌吞吐，吟声轻微，断断续续。这情态也酷似大女公子，越发使黛中纳言伤痛不已了。

他对二女公子说道：“秋色凄凉，平添伤悲。我前日因排遣寂寞，曾去了宇治一趟。但见一派“庭空篱倒”，荒凉萧瑟之状。触景生情，悲伤难禁。忆着六条院先父亡故之后，无论其最后二三年间所居的峻峨院，抑或本哪六条院，目之所及，无不感慨恋怀，或泪溅草木皆甚，或挥泪随风而逝。大凡在先父身边曾供过职的女子，无论高下，皆甚重情义。原来聚居在院内的诸天人，渐次出家了，至于身份卑微的侍女，更是心境黯然，悲愤难抑。她们或远赴山乡，或当了田舍人，但访俊辗转不知所归者尤众。然而等到宅院尽皆荒芜、旧事淡忘之后，反又好了：夕雾左大臣迁入六条院，明石皇后所生众多皇子也来居住，恢



复了昔日繁华。无论多沉痛的悲哀，岁月皆会自去洗涤销融它。可见悲哀原本也是有限度的，我虽追叙前事，但那时我年事尚幼，丧父之悲，竟未能深悉。惟近日诀别令姊之痛，令我如身陷梦魇，永无醒时。同是人生无常之悲，但此次悲伤令我蒙罪尤深，以致使我担。动后世之事呢。”说罢泪不自抑，可见其深情款款。即使并不知悉大女公子者，见此悲痛之状，也不免深为所动，保况二女公子自有伤心失意之事，近日便比往常更加悲悼亡姊。今日闻得意中纳言之言，伤心尤甚，只管默然流泪。隔着帘子，二人相对而泣。后来二女公子说道：“古人有‘尘世繁华多苦患……’之言。我身居山乡之时，并未特意区分尘世与山乡之别，空过了许多年华。如今虽常思重返山乡悠闲度日，但一直未偿意愿。并君这位老尼倒深可羡慕呢！本月二十过后乃亡父三周年忌辰，我颇欲再回宇治去，听听那山乡庙宇的钟声。今欲恳请你悄悄带我去一趟，不知君意肯否？”童中纳言答道：“你欲探视旧居，固是好意，然而山险路遥，跋涉艰辛，虽行动轻捷之男子，也倍觉艰难。是以我虽心中常常挂念，却终是难得一行。亲王忌辰，其一应佛事我已托阿图梨办理。至于这山庄，我看仍将其赠与佛寺吧，省得每去了，勾起无穷感慨，徒增悲伤，且捐与寺院尚可抵罪积德。此仅为在下拙见，如小姐另有高见，则身当谨遵奉行，请小姐尽管吩咐。我所期望者，亦正是小姐了无顾虑的吩咐而已。”他又讲了种种家常实际事务。二女公子闻得童中纳言已承办了佛事，自思应当替亡父做些功德。她心下本欲藉此重返宇治，从而永闭深山，尽其一生，意中纳言从她言词中窥得此意，便劝道：“小姐当静下心来，切勿作此打算。”

旭日高升，诸侍女渐渐集拢来，童中纳言深恐滞留太久，让人猜疑，便准备回去。他道：“无论到何处，我总坐在帘外，今日报不畅意。虽然，今后仍当再来拜访。”言毕起身告辞。他深知旬亲王性情，怕他日后知道了，怪他偏在主人出门或间来访，是何居心。就召了此处家臣长官右京大夫前来，对他说道：“我以为亲王昨夜回府来了，故此登门相访，岂知他并未归家，很是遗憾。此刻我将入宫，或可在宫中见到。”右京大夫答道：“可能今日便就要回来了。”童中纳言道：“那么我傍晚再来吧。”说罢辞别而去。童中纳言每见了二女公子模样，总要后悔当初未遂大女公子意愿，娶了此人，其后悔之念日渐沉重。转念又想：“皆是我自作自受，又何可后悔呢？”自从大女公子死后，他一直斋戒，日夜勤修佛法。母亲三公主年纪尚轻，性情风貌仍是乐观豁达。但她也注意到了儿子这般情状，很为他担心，对他说道：“‘我身世寿元多日’了！我一直希望能早日看到你成家立事。我自己身已为尼，不便阻止你。便倘你真的出家了，我再活在世上已毫无意趣，不过徒增苦痛与罪孽罢了。”童中纳言惶惑愧疚，心知对不住母亲，便极力在母亲面前装得乐观悠闲，仿佛已尽摒哀思。

夕雾左大臣将六条院内东殿装饰得灿烂辉煌，一片华贵，一切布置妥善完美，寺等旬亲王大赘。十六日，明月渐高升，而旬亲王那里尚无消息。左大臣心下焦躁，想道：“此婚旬亲王本不甚乐意，难道竟不愿来了么？”心中忐忑不安，便派人探听消息。使者回来报告：“亲王于今日傍晚自宫中退出，去二条院了。”左大臣知道他在二条院有情人，心里难受，自思倘他今夜不来，我岂不成了世人笑料！便打发儿子头中将到二条院去迎接，赠诗一首：

“月清华照台阶，中宵何不见君来？”旬亲王不想让二女公子亲见他今夜入赘之状，怕她见了心中难过。所以原定从宫中直赴六条院，再写封信与二小姐便了。但他又怕二女公子见信后不知是怎样的伤心，于是又潜回二条院来。他见二女公子脸带泪珠，如雨后梨花，姿色诱人，越发割舍不下，知道她心中难受，便千盟万誓温存了一番，明知“不能慰我情”，也同她一起移步窗前，漫赏月色。其时头中将正好赶到。

二女公子近来愁思万千，然而竭力隐忍，面上装得甚是平静。因此头中将来到时，她闻之泰然，竟似全然不知，可内心实甚痛苦。旬亲王闻悉头中将来到，心念六女公子终亦甚为可怜，便要前往，对二女公子说道：“我去片刻即回，你一个人‘莫对月明’。我此时也心

烦意乱，实难奉侍。”他觉得这时彼此相对，甚伤心，便自荫蔽处走向正殿。二女公子目送他远去，虽极力克制，仍不禁簌簌掉下泪来，心中深有‘妹枕漂浮’之感。她自己也觉得诧异“嫉妒之心，原来我也未能免除，人心真是难料啊！”又想：“我姐妹两人自幼孤苦，全赖那遗弃了尘世的父亲抚养成人，习惯了山乡漫长的孤寂岁月，只当人生本就这样的寂寞凄苦，岂知世间原有如此痛彻心脾的忧患。后历经了父亲与姐姐的永别之悲，遂无意再滞留尘世，只是无意不遂我愿，竟至苟活至今。新近迁来京都，无人料到竟参与责人之列，但也不曾指望能够长久，只想夫妻团圆，平安度日而已。时至今日，不想竟发生了这等痛心之事，恐怕我俩的缘份从此将尽了。我原可退而自慰：他到底不是象父亲和姐姐那样与我永诀，虽日后对我冷淡，却终得不时一见。但今夜如此狠心离开我，使我痛感前尘后事皆成空幻，悲痛之情难以自抑。这多么痛苦啊！不过只要活下去，或许自会……”她终于转过念头，自我安慰。然而悲从中来，辗转冥思，一夜无眠。平日所得松风徐来，较之荒僻的宇治山庄，甚闲雅、宁静，极可喜爱。但二女公子今夜再无此感，只觉扰人心绪，更甚于柯叶。遂吟诗道：

“萧萧松风剥秋山，何故无情送愁来？”如此看来，昔日富有宇治山庄的那种哀感，似已忘却。几个老年侍女劝说道：“小姐回里屋去吧，老望着月亮是不吉的。唉！怎么连果物也不吃点儿呢？从前大小姐就不吃东西，至今思之，更教人担心啊！”青年侍女无不叹息：“业间烦恼真多啊！”又私下议论：“唉，怎么能这样对待夫人呢！总不至于就此抛弃了吧。从前爱情那么深挚难道说抛就抛了么？”二女公子听了，心里更觉难过，转而一想：“我坚持不开一言，且静观他怎样处置吧。”或许她不愿别人议论，要自己一人独藏了这份怨恨吧。明了前情的侍女互相言道：“可惜啊！冀中纳音大人情真意切，当初何不嫁了他呢？”又道：“二小姐真是命运奇怪啊！”

匈亲王虽深觉有负于二女公子，但他生性贪色，又想尽力讨得新人欢心。“咳，我的好夫人，你的话真地欠思虑啊！胸中并不负疚，甚为坦然，再是巧舌甜言，终是掩不住虚伪呀！向来不请世故凡俗，固亦可爱，却也很难为我。请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今我真乃‘身不由心’啊！若我有朝一日能偿青云之志，我对你的情爱必远胜他人，这点你定得相信。但此事不可轻易泄露，你且静养身体，以待良机吧。”

恰在此时，去六条院送信的使者回来了，他已酒迷心智，竟一无顾忌，公然走到二女公子居处正门前。他的身体几乎被大量的犒赏品与服装湮没了，众侍女一看便知是送慰问信的使者回来了。二女公子暗想：“是何时写那慰问信的？好不急切啊。”心中甚是不快。匈亲王虽然并不强行想将此事隐瞒，但觉终不宜过分公开，让二女公子难堪，放暗暗希望使者稍有心机些，虽甚痛苦难堪，却也无奈，只得命侍女取将过来，也想：“既如此，倒应尽力让她相信对她全无隐瞒才好。”遂当二女公子面将信撕开。看时，却是六女公子的义母落叶公主代笔的，心中稍宽慰。虽是代笔，在这里看仍很尴尬。信中写道：“越阳代笔，甚觉失礼，但因小女情绪欠佳，不能亲笔相谢，只得代为作复：

“无情朝露摧残甚，女郎花枯减芳颜。”其书气品高雅，文笔优美。但匈亲王道：“此诗意含怨尤之意，倒很麻烦了。我本打算在此安心度日，却未料碎生意外！”其实，倘是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寻常百姓，丈夫娶了二妻而一妻嫉怨，外人皆会同情她。但匈亲王却不能与常人相比。故此事之发生，亦在情理之中。世人皆以为，众星子中，唯这位匈亲王地位特殊，有望册立太子，即使多娶几位夫人，也不为过。因此他娶六女公子，并无人为二女公子抱屈。相反，二女公子受如此优遇与宠幸，人皆以为实甚幸运。而二女公子自己呢，只因已拨了独专其厚宠，如今忽宠爱被人分享，不免有落寞失势之愁叹了。从前，她读古代小说或听人传说，常奇怪为何女子为了男子的爱被人分享，便大感伤痛。如今轮到自己时，才恍然醒悟：此痛确乎非比寻常啊！此时匈亲王待二女公子的态度比往常更加温柔恳挚，对她说道：“你一点东西也不吃，恐不能承受！便将上好果品送至她面前，又吩咐手艺高超的厨师，特为她烹出美食佳肴，劝她进用。可二女公子仍然一点也不想吃，匈亲王

叹道：“这可难办了！”火时天色渐暗，时至傍晚，他便回自己的正殿去了。晚风沁凉，暮色幽暝，其景致亦甚可爱。他本性洒脱，此时更心旷神怡。但愁闷积胸的二女公子对此却是长夜无兴，萧风呼啸悲不胜收。但闻蝉鸣之声，便勾起对宇治山庄之怀恋，遂吟诗道：“蝉鸣依旧草山野，衰秋惹人恨重叠。”今夜旬亲王于天刚落下夜幕时便急赴六条院。二女公子只听得一片喝道之声随风而逝，修觉“相比渔人钓浦多”，对自己的嫉妒也生厌恶。她躺卧着，思前想后，追忆那句亲王初始便使她苦痛的诸种情状，意觉悔之莫及。她想：“此次怀孕难料结果。本族人大多命若薄纸，我或将死于难产亦不得而知。虽性命不足惜，但死毕竟是令人悲痛的。况如此而死，罪深孽重……”

“她想到利害处，一夜不敢入眠，直到天明。”

在六女公子完婚三朝那日，正逢明石皇后玉体不适，众皆入宫探问。但皇后只是微受风寒，并无重疾，故而夕雾不久便退出。他邀章中纳言共驾离宫。是夜仪式，夕雾欲办得辉宏气派，十全十美，但亦有限度。他因六女公子之事，在邀袁君参与此会时，颇感过意不去，但黛君在众亲百眷中，与他血缘又最近，况黛君颇为精通仪式布置等诸事，堪称高手，故而便招请他前来。意君今日尤其卖力，提前便抵至六条院。他并不痛惜六女公子倒向他人怀抱，只管与左大臣一道尽心尽力料理诸事务。左大臣甚感不快。旬亲王于日暮后方抵至六条院。在正殿南厢的东面，是新婿席位。八桌筵席一字摆开，诸种器具珍贵堂皇。又设二桌小席，上摆盛三朝饼的雕花脚盘子，式样新颖别致。全部摆设高雅讲究，实难赘述。

左大臣信步踱出说道：“夜已黑透了！”便派侍女去请新郎就席。旬亲王正与六女公子调戏取乐，并不即刻出来，先出来的是云居雁夫人的兄弟左卫门督及藤宰相。片刻后，新郎方来到，言谈举止风流无比。主人头中将向旬亲王敬酒，殷勤劝菜。董君亦殷切劝酒，旬亲王只是对他微笑不止。恐是他回想起曾与黛君说过“左大臣家规严厉刻板”，且认此亲事实不相称之故而对尊君微笑不止吧，然黛君似乎并不解其微笑之意，只管郑重其事地四处招呼众人。东厅的旬亲王所带随从亦受到蔡君犒赏，其中大多为位尊权高之人：赏赐四位者六人每人一套女装及一件长褂；五位者十人，每人赏赐三重裙腰装饰各不相同的唐装一套；六位者四人，每人赏赐统绸长褂及裙等。犒赏品按其规定，在数量上似觉菲薄，便在配色及质料上精心选材，细致加工，务求完美。对亲王的贴身侍卫及诸舍人，犒赏物品最为丰盛众人难及。此等盛隆热闹景致，原是人人百看不厌的，此种情状，古文小说早有描述，大约亦不过如此吧？此处所列，恐怕尚太肤浅呢。

几个地位稍低的素君随从，看此盛况后，回到三条宫邪不断叹息道：“我们这主人觉此般迂腐憨厚，为何不作左大臣的女婿呢？孤家寡人有何好处啊？”黄君听到他们于中门旁大发牢骚后，并未言语，只觉可笑。此时夜已很深，他们睡意股俄，见旬亲王的随从人等趾高气扬地酒足饭饱后躺于一处休息，羡慕不已。蒸君步入室内，躺着想道：“当这新女婿多过意不去啊！本是直系亲眷，却变法般神气十足地成了他家女婿，于辉煌烛火下举杯交欢，旬亲王倒对付得头头是道，不失礼貌呢。”他钦佩旬亲王举态优雅得体。又想：“他的确很好，我倘有此爱女，亦宁愿嫁与他，而不送入宫中。世人皆愿招旬亲王为婿，然众人又道：‘源中纳言更好呢。’此话已为世人说惯。可见世人对我亦很钦佩呢。只是我的性情太古板、乖劣。”想到此，颇有点自鸣得意。又想：上皇有意将二公主下嫁于我，倘真个如此，这倒是件增光添彩的事。但未知二公主品貌如何，倘肖似大女公子，那真乃荣幸之极了。”有此想法，可见他还是有意愿的。他反复思量，不能入眠，便走进侍女按察君房中，此女平日甚得餐君怜受。他在此直睡至天明。其实即便睡到日高当头，亦不会遭人非议，而他却很张惶，即刻起身。这侍女颇为不快，吟诗道：

“偷结良缘越禁关，留传恶名忧情断。”蒸中纳言甚觉对她不住，便无可奈何地答道：“人疑关河水面浅，不绝深渊底下流。”即便是“深”，尚不能安靠，更何况说“水面浅”呢！这侍女越发难过了。他打开边门，软声说道：“我近来夜不能寐，觉得长夜难

捱，思量人生之事，不觉悲苦至极。因此心中很不宁静，我只想到你房中看看那游弋飘荡的天空，并不是效仿风流人物。”如此推诿一番，便出门而去了。他不爱对女子说柔情蜜意的话，然而她们仍不视他为无情之人，这或许是他俊俏风流，吸引人的缘故吧。他们即使偶尔能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的容貌，亦就满足了。或是因此缘故吧，许多女子为了遂这可怜的心愿，而宁愿屈身到三条宫耶夫为已做僧尼的三公主当侍女。随之不同的身份，亦就生出不同哀婉的故事。

匈亲王于昼间细看六女公子容颜，甚觉艳美，对她越发深爱上了。六女公子生得玲珑剔透，婀娜多姿，那披肩秀发，冰雪肌肤，耀眼生辉，见者无不为之动容。总之，全身无一处瑕疵，誉为“准人”实不为过。芳龄有约二十一二，正位青春鼎盛，故发育完全，身体丰盈圆润，正似怒放的花朵。父亲悉心调教，关怀备至，故品性亦甚高洁。难怪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但就娇媚与温柔而论，却不及二条院那位二女公子，六女公子与亲王面晤时，虽亦害羞，但并不一味垂眉低首，处处显露出才艺双全与敏达干练。她那些侍女、女童，无不容颜出众，穿戴独具匠心，其美观令人惊异。此次婚仪，其隆重胜过了云居雁的大女公子入宫当太子妃，或许是为了显示匈亲王的声望与自己的姿色之故吧。

这以后，匈亲王不能随意前往二条院。因身份高贵之故，昼间只能于六条院南部昔日惯居之地度日，不便随意出门。夜间要伴随六女公子而不能赴二条院。故而二女公子时常望眼欲穿，亦不见其来。她想：“这本乃预料中事，但想不到断绝如此迅捷。能怪谁呢？只怪当初主意不坚，高攀了贵人。”万般思量，只觉当时草率出走山庄，实乃南柯一梦，今已悔之不及，不胜悲伤。又想：“如此苦待，倒不如寻个机会，返还宇治，虽不与他断绝，但亦可暂慰我苦衷呵！只要不与之结怨，便无纺大碍。”她思虑再三，终于鼓起勇气，诚恳地给黄中纳言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前日有劳为亡父举办法事，阿阎梨已详述于我，若你忘却旧情，不诚挚追念，其在天之灵将何等孤寂！受你恩惠，不胜感激。倘遇机缘，定当面谢。”写于陆奥纸上，字娟秀，不拘格式，随意直书。然亦清秀可爱。童中纳言为已故八亲王三周年忌辰大做功德之事，二女公子甚感欣慰，向他由衷致谢。虽只言片语，却情真意挚。二女公子对意中纳言来信作复，向来顾虑重重，不敢畅怀倾述。此次却亲为致书，并且提及“面谢”，袁中纳言看罢如受其恩宠，心情为之振奋。他推想定是匈亲王贪新弃旧，使二女公子孤寂难耐，对她甚为怜悯。此信虽言词直率，全无风趣，餐中纳言却再三细阅，推敲思量，不忍释手。他复信说道：“来信拜读，一切均悉。前日亲王三周年忌辰，小生以圣僧之虔诚，前往祭奠追念。小生知你意欲前往，窃以为此举甚为不宜，便未曾奉告而独自前往了，来书赞我‘不忘旧谊’未免对小生情缘不解，甚为张恨。余容面陈，惶恐拜复。”他将此信直率地写于一张坚实的白纸上。

翌日向晚，由于意中纳言思恋二女公子之情突然转浓，便来到二条院，故今日打扮更为精心。他将衣服薰得香气异常浓烈。那把惯用的丁香汁染的扇子轻握手中。全身华丽雅致，香气芬芳无可言喻。二女公子亦时常忆起当年发生在宇治山庄的事情，那一夜竟如此离奇古怪，令人难以释怀，那时她才真正了解到他的品性正派无邪。于是在她心中才出现了那个怪念头：“即便草率嫁与此人，亦是不错的。”她已不再是懵懂少儿，将那该死的匈亲王与之一比，倏觉天渊之别。但思昔日常与地隔物相会，甚觉歉然，深恐被他视作不解风情的女子。故而今日将其请入帘内，只在帘前设一帷屏，自己坐于里间稍远处与他相谈。意中纳言恭敬地说道：“今虽非小姐特召，但幸蒙破例面晤，欣喜倍至，当应即刻叩访。但听闻昨日亲王来府，顾忌颇多，因而推延至今。承谢赐坐帘内，只隔帷屏，想见小生多年痴情，终为你理解，真乃难得啊！”二女公子仍旧心慌恼羞，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好容易答道：“先父三周年忌辰，幸蒙代祭，感激不尽，若像往昔般掩埋于心，则连细微谢忱亦难报答，实甚歉愧，故而……”她说话时态度谦恭，声音柔如玉纶之音。但其身体逐渐退缩，因而言语断续不接，声音隐隐约约。黄中纳言焦急不堪，对她说道：“恕我冒昧，小姐与我相隔太远了！我正想畅怀倾述，并聆听指教呢。”二女公子亦觉相距太远，便稍

稍膝行而前。冀中纳言听其走近，心如免撞，脸红耳热，然片刻便镇静如常，佯装若无其事。他想起句亲王对二女公子如此薄情，便仗义指责，并又殷切安慰，好言相劝了一阵。二女公子虽满怀怨恨，但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便缄口不语，只向他表示“不怨处世难……”之意，用只言片语合开话题，然后委婉恳求他带她前往宇治。

冀中纳言答道：“依我之见，此事实难效劳。你必须先据实地告知亲王，征其指示，方为善举。否则，稍有闪失，亲王怪罪下来，小姐必难承受。亲王一旦同意，则迎送诸等事情，小生自应全力担负，岂敢怠慢！小生为人向来秉正无私，迥异寻常男子，亲王对此最为深知。”他口上说得没事，其实无时不悔恨自己为何将二女公子轻易让与亲王。他多想真如古歌所咏“但愿时光能倒流”，而将二女公子娶回呀。他便将此意含蓄地吐露给二女公子，谈说间，暮色已近。二女公子觉得如此久留他于帝内实乃不妥，便对他道：“罢了，今日我心绪烦乱，且待略微好转，再谨聆指教吧。”说道便朝内室走去。冀中纳言万分懊恼，急说道：“也罢，但小姐准备几时动身去宇治呢？我可遣人除去路上蔓草，以免沾染邪气。”他以此讨好她。二女公子暂且止步，答道：“本月已过大半，延至下月初吧。只须微行前往，不必郑重地求人准许。”冀中纳言闻其声音，甚觉清脆悦耳，便更热烈地回忆往事，沉溺其中了。

他炽火上升，实难忍耐。竟探身进入帘内，将二女公子的衣袖扯住。二女公子想道：“原来他居心叵测，真厌恶啊！”她一言不发，只是本能地往后退缩。蒸君则拉着她的衣袖，顺势将剩在帝外的半个身子也挪进帘内，并且毫无顾忌地躺在她身边，说道：“我还记得，小姐曾说‘没人看见是无妨的’，我怕听错，便进来问一下，请不要避开我！你这态度多教人伤心啊！”说时满含怨恨之情。她无意回答，只觉荒唐耻辱，怒火攻心，差点晕厥。最后强行镇静下来，说道：“你真用心险恶啊！这成什么样子呢？你太卑鄙了！”她辱骂他，几乎哭出来，冀中纳言觉得此话不无道理，颇感愧疚，但仍强行分辩：“此举不会遭人责难。可记得当年曾有一夜与你如此对晤？当年你姐姐也应允我亲近你而你却视为无礼，你也太不识大体了。我无丝毫色情之心，你尽可放心。”他说时理直气壮，颇有几分冤枉受屈的样子，只因他近日时常追悔旧事，心动中痛苦不堪，便在二小姐面前絮絮叨叨地吐露心迹，心中才稍得安慰，竟毫无离去的样子。对此，她一筹莫展，只觉得这种人比那素不相识的人更为可恶，难以对付，推吞声饮泣，冀中纳言对她说道：“你太孩子气了，何必呢？”他举目凝视二女公子，那娇美怜爱之态，无可言喻。其典雅含蓄，比之当年夜间所见更趋丰盈成熟。念起昔日主动将其让与外面人，以致今日如此魂牵梦绕，追悔莫及，怨气难消，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二小姐身边侍女见一男人钻进帘来，不知何事，便急忙走过来瞧。见是冀中纳言，知他是常来探望关怀的熟人。推想今日定有别事来访，便佯装不知，退到外面去了。二女公子更感孤伶了。冀中纳言对当年的失误，痛悔不迭，心若翻江倒海，竟一时镇静不下来。然昔日一夜面晤，尚且规矩无比，坐怀不乱，今日定不会越礼胡来。但此种事情，无须赘述。冀中纳言深感此行徒然无益，不胜懊恨，若外人看了还有失体面。思虑再三，终告辞而去。

冀中纳言已意乱情迷，只道是深夜，哪知天早已破晓。他唯恐狼狈之相被人看到，遭来讥耻，心中烦乱不堪。这亦是为二女公子名誉着想。他听闻二女公子身体不适是因怀孕而起，今日看来并非传言，否则为何在身上束那条腰带呢？冀中纳言亦觉可怜，所以才不忍恣肆任为，他想：“这般懊丧悔恨，只怨我屡失良机，未能抓住呀，然而有悖清理之事，我是不会干的；况且凭一时冲动而偷得片刻欢乐，势必提心吊胆，心无宁日。份请求欢，实在是劳神费力，亦为女方平添忧患。”然而他这种理智的想法终抑制不住本能的情感之火，二小姐的影子如影附髓，时刻浮于眼前，那优雅的举止，风流娴雅的面影，使他神魂颠倒。他立志非将她弄到手方能罢休，此心实甚叵测，但却无法摆脱，因此一切事情皆抛置脑后了。他只是想：“二女公子让我陪她赶赴宇治，这正是机会呢。只恐句亲王那关不

好过，况偷偷出走毕竟有失体面，怎样方可不受世人非议而又能冠冕堂皇地遂成心愿呢？”他神不守舍地回到家中，恰茫躺下。

清晨晨境初开，他便慌忙不迭地写信与二女公子。照例表面是华丽、高雅的文章，附诗一首：

“懊恨空归繁露道，秋客依旧似当年。”遭冷遇，使我‘不明事理杜多忧’。呜呼，我已无言可陈。”二女公子极不愿回复，又深恐失礼，引众侍女诧异，因此反复思量，最终是寥寥几字打发了事：“来信拜悉。心绪不佳，未能详复为歉。”蒸中纳言折阅复信，韩觉言少情淡，大扫兴致，只一味痴迷地回想着她的面影。想必二女公子今已通达人情世故，因此昨夜对黛中纳言虽坚持痛斥，但也并不异常厌恶他，态度不卑不亢，从容文静，婉转温和，终于东推西躲，巧妙地将其走。蒸中纳言此刻回想她那娇媚生恨模样，既嫉恨，又伤感，愁闷不堪。他想：“此人较前更为优秀了。她有朝一日倘被旬亲王遗弃，我倒愿意接纳她，即便不能公然结为夫妻，却可暗中偷欢，况我本无伴侣，对她亦是真心，何伯之有？”他只管幻想此等美梦，其用心真乃不良。表面仁义正直，原是另有所图啊。然男子之心原皆是可恶的，并非他特别。大女公子之死，令人悲悯难忍，但并不如此次这般痛苦，教人愁肠百结，悲恨交加，其苦非言语所能表达。他一听见人道：“旬亲王今日又来二条院了。”便暮然忘却自己乃二女公子娘家的后援人，顿时醋意横生，心若刀割。

旬亲王久不曾回二条院，亦感过意不去，这日忽然回来，二女公子亦觉惊诧，幽怨顿生，但她觉得事已至此，故而对他仍温存亲热，无丝毫疏远之举。她恳托黄中纳言带她回宇治山庄，他却不作答。如此一想，便觉世态炎凉，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处，真是红颜命薄啊。她打定主意：“我只要‘命未消’，那便听天由命吧！眼下且安然度日。”因此便温柔和悦，专心专意招待旬亲王，亲王愈发神痴魂迷，只得以百般温爱来表达他的歉意。二女公子肚子已渐渐凸出，身上束着的那腰带已膨大起来，样子甚是可怜。对于怀孕的人，旬亲王未曾细看过，甚感奇异。他久住严肃刻板的六条院，实觉得手碍脚，一朝回到二条院自哪，但觉一切皆随心所欲，甚是惬意。便向二女公子重演盟誓，千言万语不尽。二女公子听罢心想：“天下男子为讨女子欢心，无一不是伶牙俐齿的。”便忆起昨夜那放纵妄为之人的模样来。她想：“数年来认为此人举止稳重，孰料一遇色情之事，也就原形毕露，忘乎所以了。照此看来，眼前这人，也未必可信呀！”但又觉得旬亲王的话尚有些在理。她又想起黛中纳言：“哎呀，趁势闯入我帘内，实在是可恶之极！他言与我姐姐关系清白，实属难得。然终须谨慎为好。”遂更为防范餐中纳吉了。然今后旬亲王不在家期间，颇令人担忧，可又难以启齿。此次二女公子殷勤温柔招待旬亲王，远胜于往日，亲王心中愈发怜爱无比。忽闻二女公子衣服上有童中纳言体香。因其体香奇异独特，显然非他莫属。况这亲王深谙男女情爱之事。因此心生疑虑，便盘问二女公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又默察她的气色。二女公子原已委屈不堪，却无言以答，心中只是痛苦不已。旬亲王心想：“此事我早已料到，他怎会不生此念呢？”越想越懊恼。二女公子先前也防到此事，昨夜已将所有衣服换掉。哪知这香气竟然附着于身，好生奇怪。旬亲王对她道：“香气如此浓重，足见你与他已亲密无间。”又说了许多不堪入耳之话。二女公子愈发有口难辨，惟觉无地自容。旬亲王又道：“我这般深切关怀你，你却‘我先遗忘人’。如此背叛丈夫，做出有失门风之举，实乃下贱之人所为。我与你又不曾经年阔别，为何你竟移情别恋？这委实大出我之所料！”此外污秽痛恨之言颇多，不再赘述。二女公子只是默默流泪不已。旬亲王越发妒恨，吟诗道：

“汝袖新染他人香，恨缠我身怅旧情。”被他如此辱骂，二女公子却无言辩解，只说道：“何来此事”！便和诗道：

“同券共枕结长谊，离散岂凭细微因？”

吟罢嚶嚶啜泣，那模样越发楚楚动人，叫人怜爱万分。旬亲王想：“就因她这模样，才勾起那人邪念。”更是嫉妒不堪，自己也禁不住落下泪来，倒真是风流情种。这二女公子

实甚清秀娇媚，令人怜爱，即使犯了重大过失，也无人忍心冷待于她。故而不久，匈亲王心中妒火便渐渐消失，且已宽恕她，倒以好言相慰了。

翌日，匈亲王与二女公子舒畅睡至日上三竿，方始起床盥洗，吃早粥。匈亲王时常出入那富丽堂皇的六条院邸，对由高丽、后土舶来的色彩缤纷的经罗绸缎早已司空见惯。如今看到自哪装饰，虽极寻常，且侍女穿着亦俭朴，却也清爽怡人。二女公子身着柔软淡紫色衫，外罩暗红面子蓝男子褂，甚是随意。那姿态与全身簇新、雍容华贵的六女公子相比，竟然不相上下。其温柔妩媚之姿，自是令亲王无限深爱，往常圆润丰满的面庞，近日稍稍清减，愈发白嫩娇艳，高贵雅致。这匈亲王早就不甚担心：二女公子容貌出众，倘外族男子有幸闻其声，窥其貌，必心放前动，恋慕于她，遂常常佯装毫不经意，暗中却细心观察。他时常寻查二女公子身边的小橱与小柜，企望能找出些证据来。然而除了简短的片言数纸外，总是一无所获。他仍觉奇怪，常猜疑黛中纳言与她的关系不止于此。因此今日发现这香气而妒恨，亦属情理之中。他想：‘蒸中纳言丰姿俊逸，但凡稍解风情的女子，必然一见钟情，如何能断然拒绝呢？且这两人才貌般配，想必早已相互恋慕了。’不由更加伤心，怨恨，妒嫉。对二女公子无论如何是放不下心了，所以这一天闭门不出，只写了两三封信送往六条院。几个老年侍女私下讥议道：“才分别多久，就如此急不可耐，哪来这么多话呢！”

且说匈亲王一直笼居二条院，黄中纳言闻知此事后，很为二女公子担心。他懊丧地想：“真糊涂啊！此举何等愚鲁恶劣！我本是她娘家后援之人，怎可前生邪念呢？”想到此，便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推量匈亲王无论怎样宠幸六女公子，亦绝不会遗弃二女公子。故又替她暗自庆幸。他又记起她那些侍女的衣服已陈旧不堪，于是走到三公主那里，问道：“母亲这里可有现成女装？给我几套，正有用处呢。”三公主答道：“那九月做法事用的白色服装即将完成。但染色的眼下尚未置备。倘急用，便叫他们赶制吧。”黛中纳言道：“无须母亲费神，并非急用，只须现成的即可。”遂命裁缝所的诗女拿出几套现成女装及几件时髦褂子，又取了些纯色统绢。为二女公子所用衣料是很讲究的红色研光绢，此外又添了许多白续，这全是袁中纳言自己常备用的，同时，送上一条做女裙所用的腰带，他在带上系诗一首：

“心情罗带附他人，何故缠怀徒诉恨？”囊中纳言遣使将所办衣物送交诗文大辅君。这年长侍女，深受二女公子垂青。使者转述蒸中纳言的话：“所奉衣物，系匆忙置办，实不足观，望受为处理。”而赠二女公子的衣料，尽量不显眼地装在盒子里，但包装却甚精致。大辅君没将所赠衣物拿与二女公子过目。只因此种馈赠乃经常之事，众人早日以为常，故不须谦让推辞，因而大辅君处置此事亦就轻车熟路，不久便分送完毕。贴身侍女，服饰原本考究。而那下级侍女，此时穿上所赐白色夹衫与平时的粗衣陋服比起来，虽不华丽，倒也清爽利索。

的确，对二女公子而言，能长久地关心照料她一切的，除了意君，恐再无他人！匈亲王原也深宠二女公子，对其关照亦甚周全。然这位皇子长居深宫，养尊处优，不识世间疾苦，他又怎能注意到生活中的琐屑之事呢？他度惯风花雪月的生活，玩花弄露尚怕湿指呢。与之比较，象董君那样为钟情之人而处处用心，一枝一叶皆照顾到，实甚难得。故而乳母等人时常讥讽匈亲王：“要他照顾那是白费心思！”二女公子看到几个女童衣衫褴褛，颇觉羞愧，不免私下自恨命苦：“住此华厦反倒寒横丢丑了。”恰值六条院左大臣家豪华铺排世人皆知，匈亲王的随从人见此盛状，怎不见笑呢？因而二女公子更加愁闷，时常哀叹。餐中纳言很会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放送些衣物，求其欢心，若对交情浅薄者，送这些琐杂之物，定然失礼。但对二女公子而言，并非轻侮失礼，反倒有利。如送她奢华昂贵之物，定遭世人非议。素中纳言顾虑及此，便只送些现成衣服。随后他又命人缝制了各式华丽衣服、礼服，连同许多续罗绢纱一并送去。这位中纳言亦长于锦绣富贵中，但他心性矜矜，目空一切，是个出类超群之人，他养尊处优倒也不次于匈亲王。然自目睹了已故八亲

王宇治山庄的衰败光景后、大为震惊，始知失势之人，前后生涯竟这般悬殊，委实可怜。于是由此及彼推想世间诸种情况，常常寄与深切的怜悯。此经验真乃沉痛呀！

自此，意中纳言力求驱除邪念，胸怀坦荡地照料二女公子。然力难随心，倍受相思之苦。故而写与二女公子的信，比以往更加详细动情，时时流露出难于忍受的相思。二女公子看了，自恨孽债缠身，驱之不去，哀叹不止。遂想：“若是素无往来之人，倒可骂他痴狂无赖。了断此事。可他不同别人，相交已久，互相信赖。何能忽然决绝？如此反遭别人猜疑，而引出无数风波。我并非寡情薄义，不知感激他的诚挚与厚爱。但倘要我为此敞心开怀待他，我委实顾虑重重。唉，这怎生是好？”她思前想后，心迷意乱。如今，能与她诉说衷肠者，几无一人，那几个从宇治山乡带回的老侍女，虽一向熟悉，但除相叙往事，便无甚可谈！更不说倾述衷肠。因而便激起了对已故姐姐的怀念。她想：“倘姐姐在世，他怎能起这种心呢？”念此，不胜悲伤。旬亲王的薄幸固然可悲，但冀中纳言的行为令她痛苦劳神。

黄中纳言难耐相思之苦，便托故于某日暮色苍茫之时到二条院拜问。二女公子知其来意，忙叫人送出坐垫，并传言：“今日心绪欠佳，不便晤谈，尚请谅解。”章中纳言听罢，好不伤怀，泪溢眼眶，又深恐被侍女见了有失风度，便竭力忍耐，勉强答道：“患病之时，陌路僧人尚可住于近旁呢。权‘当我为医师，许我进帘来吧，如此传言答话，岂不意趣全失。”众侍女见他神情悲伤可怜，想起那夜闯入帘内之事，便对二女公子道：“如此招待，实乃怠慢了。”便放下正殿的帘子，恭请他进入守夜僧人所居厢屋内。二女公子心中十分恼恨，但侍女话已出口，只得忧。已满怀地稍稍膝行而前，与他相晤。二女公子话语不多，且声音异常低微。餐中纳言听罢，蓦然记起初染病疾的大女公子便是这般，甚觉不祥，悲伤顿涌，遂觉眼前漆黑。一时竟难吐片语。他痛恨二女公子离他太远，便探手入帘，将帷屏推开稍许，顺势挪身进去。二女公子芳心大惊，但又奈何不得，只好唤来贴身侍女少将君，颤声说道：“我胸甚痛，替我按按。”黄中纳言听后，说道：“胸痛，且莫再按，那将愈发疼痛呢。”他长叹一声，坐端了身体，他甚是讨厌这侍女，扰他好事，心中异常焦躁不安。继而又说道：“为何身体如此不济？据怀孕之人说，起初身体确实不适，不久便会康复。可你如此长久不适，是何故？恐是你太过年轻，不堪担忧吧。”二女公子不胜羞愧，低声答道：“胸痛之病，由来已久。我姐亦患此病，据说患上此病便很难长命呢。”蒸中纳言想起世间无人可“青松千年寿”，不由对她亦忧怜。便不顾身前侍女，将自昔以来对二女公子的恋慕之情倾述殆尽，但措词文雅纤巧，其意含蓄，无一轻慢粗俗之语。旁人只道是相慰之言，但二女公子却能心领神会。故少将君听了，觉得此人深可嘉许。

蒸中纳言常常睹物思人，无时或忘大女公子，故对她说道：“我自小厌恨尘世，常愿清心淡泊地了度此生。然恐是困线未尽，我虽屡受你姐冷遇，但她却情债难断。因此，本有的道心亦逐渐消逝了。为慰衷情，排遣很郁哀思，我亦想寻几个女子，睹其姿容。然却无一女子可令我倾心。经过苦思煎熬，我确认世上女子不能惹我动心了。因而倘有人视我为轻薄贪色之辈，我定觉万般耻辱。今若对你有半点邪念，我当羞愧而死。然仅如晤谈，常将所思之事全然奉告，企望能有所裨益，并且彼此解怀倾谈，谁能追究其咎呢？我心素来端正秉直，天地可鉴，世间无人可挑瑕疵，你为何不信任我呢？”他满腹怨言，喂鸡含泪说了一通。二女公子软语答道：“我怎不信任你呢，要不怎会不顾旁人猜忌而这般亲切地招待你呢？多年来蒙你厚爱，多方照拂，我深感无以为谢。故一直将你看作信赖之人，要不怎么会主动致信与你呢？”黄中纳言道：“你何时主动过？我没一点印象呀，你的话多让人动心啊！大约为赴宇治山乡，才写信召唤我吧？这多有烦你信赖，我岂不有感激之理？”他仍满怀怨恨。但因旁边有人，不便任情倾泄。他凝眸远眺窗外，但见喜色渐深，已近傍晚，夜央调脉，清晰可辨。庭中假山只剩一团黑影，此外景色模糊难分。而帝内蒸中纳言不管二女公子如何着急，仍是悄然不动地倚柱而坐。并低声吟诵古歌“人世恋情原



有限……”，继而说道：“灼灼相思，已不堪忍耐，我恨不得立宏‘无音乡’呵。至少，在宇治山乡，即便不特建寺院，亦当依故人颜面绘影雕像，作为佛像，礼拜诵念，寄托衷情。”二女公子道：“你立此心愿，令我感动！不过提起雕像，教人联想起放入‘洗手’；；”代受罪过的偶像，反觉对不起亡姐了。至于画像呢，世间一些画师是看主人出手是否阔绰而定美丑的，所以也并不很放心。”餐中纳言道：“好极！这雕匠与画师，怎能造出我心中之像呢！传闻近世有一雕匠，所雕佛像形神逼真，难辨真伪。但愿有此等神工。”转来绕去，总念念不忘大女公子。神色这般悲伤，显见其情刻骨铭心。

二女公子对他甚为怜悯，将身子移近稍许，柔声说道：“说起雕像，我倒想起一事，只是羞于启口。”她说时态度随和亲切了许多。意中纳言心中甚喜，忙问道：“何事？尽管说吧！”同时将手伸进帷屏内，握住了她的手。二女公子甚觉厌恶，但又不敢声张。因她正想法制止他，以便能与他解怀畅谈。而且一旦声张起来，近旁侍女看了说不定又会弄出许多绯闻来。因此佯装无事，遂说道：“今夏京都不知从何处来了个多年生死不明的人，声言要来探望我。我推想这个人同我定有关系，然又从未谋面，见面难免不回钝。不久果然来了，一看，她竟酷似姐姐，令人惊诧，我觉得她甚是可亲。你常说我有似姐姐，其实据侍女们说，我们虽是同胞姐妹，但相异之处颇多。这人与姐姐毫无干系，然二人竟如此相似，教我无法分辨。”意中纳言听了，几疑是梦。他说道：“一定有缘，才会如此酷似。但为何不曾听说过呢？”二女公子叹道：“有何缘分，我亦不明白。父亲在世时，时常担心离世后，留下的女儿将孤苦无依，四外飘零。只找一人，已使他操碎了心。倘再遭此种事情，被人盛传开去，更将受人羞辱了。”素中纳言从这话中约略推知：这个女子想是八亲王私通妇人所生，但不知是在何外抚育长大的。那句说此女酷肖大女公子的话牵动了他的神经，便忙个迭地追问：“只有这几句话，使我不甚明了。你既然说了，就请详告于我吧。”二女公子终觉难为情，不肯详叙，只是推托道：“你倘有心寻她，我可将住处告知于你。至于其它情况，我亦弄不清楚。说得太细，亦无甚趣味了，倒扫作兴致。”意中纳言道：“为寻爱人亡魂，即便海上仙山，亦当舍命赴之。我对此人虽无恋慕，但与其这样朝思暮想，忧伤无限，还不如去寻得其踪。倘能胜如你姐之雕像，便供奉她为宇治山乡之本尊，有何不可？务望详细指点才是。”

二女公子见她要求如此坚决，说道：“这如何是好呢？父亲在世时尚不承认她，我却多嘴绕舌，而将其泄露。但我只是听你说要找能工巧匠替姐雕像，我心感动，才不觉得说出这个人来。”遂告诉他：“此人长居于偏远乡间。她母亲见其可怜，便督促她与我信函交往。我不便弃之不顾，亦时常复信于她。哪知她却亲自来访我了。恐是灯光映衬之故吧，但见其人浑身周遭无不天然得体，其漂亮竟超出我的预料。她的母亲正为她的前程而担忧。若能蒙你照拂，将其供奉为宇治山乡的本尊佛菩萨，真是她终身幸福呀。恐怕这只是做梦吧。”袁中纳言思忖：二女公子表面虽说得亲切，且有头有尾，其实厌恶我哆哆，只是设法打发我。因此他甚感不悦。然而一想到那酷似大女公子之人，又甚觉眷恋，亦只得隐忍不发。遂又想：“她虽痛恨我那不应有的恋情，但却未当众羞辱我，可见她颇能体谅我呢。”念此，心情开朗了许多。此时已值深夜二女公子深恐在下人面前失去体统，便趁黛君不在意时悄然退入内室。囊中纳言前后寻思，亦觉二女公子退避不无道理。然心潮激荡，无法镇静；怨恨痛惜，交错奔涌，搅得他方寸大乱，眼泪差点奔涌而出。但他深知：一切莽撞行为，于人于己皆不利，遂竭力忍耐，起身告辞而出，愁叹连声，甚为凄惨。他于途中寻思：“我只管这般愁恨，将来怎生是好呢？真痛心啊！有何法既让我称心如意而又不遭世人讥评呢？”恐是对恋爱之道不甚熟悉之故吧，他总是无由地为自己又为他人思虑未可预料之事，常常通宵达旦。他想：“她说二人酷肖。但不知是否真实，总须亲见一面才好，那人母亲身分低贱，且家势衰微，想必求爱不难。但倘那人不如我意，反而麻烦了。”故而对这女子并不十分思慕。

蒸中纳言困于心事，宇治八亲王旧宅久未拜访，似觉亡人面影日渐模糊，不胜悲伤，便于九月末来到山庄。但见山中秋风萧瑟，木叶凋落，一片惨淡。与这山庄相伴的，只有那落叶秋风与宇治江水，难觅人踪。到处显出荒凉、破败的景象。黄中纳言一见便黯然伤悲。他召来老尼姑共君，她走至纸隔扇门口，立于深青色帷屏后，合道：“恕我不敬！只因年长色衰，丑陋不堪，无颜见得入呢。”便只隐身帷屏后，不出来。袁中纳言答道：“我料想你孤苦伶仃，寂寞无聊，你我相知甚深，故特来叙！日解忧。不觉间，又过了许多时光，真乃岁月飞度啊！”说时满眼噙泪，并君更是泪如串珠。他继而又说道：“回想起来，去岁此时，大小姐正为二小姐的终身大事操心忙碌，岂料她……，唉，真是悲伤时时有，秋风催人愁啊！当初大小姐担心的事，果然出现了，听闻二小姐与匈亲王的婚姻确实不大美满呢，细想起来，真是变化莫测啊！不过无论怎样，只要存活在世，总会否极泰来的。只是大小姐怀此忧虑而死，我总觉对她不起。想来实甚悲痛。匈亲王又娶了六女公子，这乃世间常有之事，他绝无疏远二小姐之‘乙’。说来说去，最可悲的正是那个入土化魂的人！死，是在所难逃的，只是先后不同而已，但死总是一件残酷而悲伤的事。”说罢唤泣不已。

意中纳言遣人请来阿阁梨，将举办大女公子周年忌辰的佛事托付与他。遂又对他说道：“但想，我时常来此，由于触景生情，不免悲从中来，然则这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想拆毁这山庄，依傍你那山寺建造一所佛殿。反正迟早要造，不如早日动工。”便将建造图样以及若干佛堂、僧房等色画出来，与之商谈。阿阁梨大加称赞，说此乃无量功德。冀中纳言又道：“当年人亲王建造寺院，好在佛事上做些功德。只因念及他两个女儿，所以才未能如愿。而今是匈亲王夫人的产业，我本不该随意处置。然此地距河岸太近，过分显露，莫如将其拆毁，代之以佛寺，另易地建造在屋，你觉如何？”阿阁梨道：“无论怎样，此事皆乃慈善之举。据说以前曾有一人，伤痛儿子死去，把尸体包好挂于颈上多年。后感化于佛法，便舍弃尸裹，潜心向佛，终入佛道。如今大人睹物思人，看到这山庄，便生悲伤，委实有碍修行。若能易为寺院，则对后世有劝修教化之功，理应早日动工，即刻召清风水博士，选定吉日动工。再特选几名技高的工匠，督促指导。而其他诸多细节，则按照佛门定规布置即可。”黄中纳言便将诸种事宜规定布置下来。遂召集附近领地人员，吩咐道：“此次工事，均须遵照阿阁梨指示。”此时，夜幕已降，只得泊宿山庄。

意中纳言想：这恐是最后一次见此山庄了。便趁尚能见物，向各处巡视了一番。但见各处佛像皆已迁入寺中，只剩下并君所用器具。见那器具陈旧简陋，便想起她那孤寂贫困的一生，甚觉可怜！不知今后如何度日，意中纳言便对她说道：“这哪宅应改造了。在未完工前，你可住在廊房中。倘欲送物件给二小姐，可遣人来此，妥为办理。”又叮嘱她诸种细事，倘是别人，这般老朽丑陋，恐怕蒸中纳言早已拒之千里，哪能如此青睐有加。但对此人却异乎寻常，餐中纳言不但许她睡于近旁，还与她叙旧谈心。因穷无他人，尽可放心说话，故弄君也无顾忌地谈到了餐中纳言的生父相木之事。她道：“你父弥留之际，是多么渴望见你一面啊！可那时你尚在裙裾中呢，当时情状我仍记忆犹新。不料我竟能活到见你升官晋爵之日，定是当年殷切服侍你父才得此善报吧。想起真是悲喜交加啊？但我这苦命之身，却朽而不死，见到了诸多逆事，甚觉耻恨。二小姐屡次对我道：‘怎不常来京中走动呢？只管幽居，想是疏远我吧！’然我老迈无能，除念经诵佛外，实不想烦扰别人。”便不厌其倦地叙述大女公子生前的生性特点，性情爱好乃至诸多轶闻趣事。虽口齿不清，却也说得有模有样，蒸中纳言听后，设想大女公子待人象孩子般不善言语，而性情却温文尔雅。念此，眷念之憎爱分明越发强烈，想道：“二女公子比她姐姐更具风情，但他对于性情不甚合宜之人，甚是冷淡疏远。只有对我大为同情，愿与我永结情谊。”他将两女公子的性行如此衡比了一番。

黄中纳言在谈话之中有意提起二女公子所说的那个酷肖大女公子的人。并君答道：“此女诸多情况，我也不甚明白，大多是听人传言而已。据说已故八亲王尚未迁居山庄之前，夫

人病故。而亲王难耐寂寞，不久便与一个叫中将君的上等侍女私通。此侍女品貌倒还端正，但亲王与她交往短暂，故知者甚少。后来这诗文生下一女。亲王也知这事，然因嫌其烦累，遂与她断绝往来。但又痛忏深悔，便皈依佛法，过着青灯古佛的僧侣生活。中将君失去凭恃，只得辞职而去，后来听说嫁给了一个陆奥守，跟夫赴陆奥任地去了。事隔几年，中将君返京，辗转央人向亲王示意：女儿已出落得可爱，一切皆平安无恙。亲王听了却十分冷漠，不肯收留她。中将君不胜懊恨。其夫后来又当了常陆介，便又跟随赴任去了。此后杳无音信，殊不知今春这位小姐意寻到了二小姐。这小姐恐有二十岁了吧。不久前她母亲曾来信，说‘小姐长得风姿绰约，但怪可怜的’等语。”黄中纳言听了她的细致说明，想道：“由此看来，二女公子说她酷肖其姐，倒不会有假，只不知能否有幸一见！”念此，欧见之心愈发急切，便对非君说道：“此女只要略似大小姐，即便在天涯海角，我也要去寻得。八亲王虽不认她，但毕竟是有血统亲缘的人。”并君道：“中将君是已故亲王夫人的侄女，与我是姑表姐妹关系。她当时在八亲王府邪供职，我居于外地，所以与她不曾深交。前些时大辅君从京中来信，说这位小姐将到亲王坟上祭扫，希我能好生看顾。但她一直未来。你既然有意，等她到时我定将尊意告知于她。”天即放亮，熬中纳言准备回京。昨日黄昏时分京中送来许多绢帛等物，于是他便将所送之物分赠予阿阁梨与并看。令中诸法师及养君的仆役，也皆有布匹等赏赐。此地确实苍凉寂寞，贫瘠不堪。但因餐中纳言时常探访，赏赐诸物于她，因此生涯倒也自足安稳，可以从容自在地修研佛法。

朔风呼啸，残叶乱飞，一片凄惨暗淡。餐中纳言看到这般光景，不胜悲凉。令人欣慰的是，那常春藤仍顽强地缠在虬枝盘旋的古木上，毫不褪色地活着。熬中纳言命人从其中摘取一些红叶，拟送与二女公子。独自吟诗道：

“追君曾似寄生草，此情若绝旅居孤。”

并君回道：

“朽木独守寄生处，重访荒居悲独宿。”此诗虽古风十足，但亦不失雅致风趣，熬中纳言觉尚可慰情。

旬亲王闲暇在家，此时，囊中纳言遣人送来了红叶。侍女竟毫不顾忌地送了进去，说道：“这是南邵所送。”二女公子以为又是谈情论爱之信，心中颇感不安，但又不能隐瞒，一时急得手足无措。旬亲王寓意颇深地说道：“多好看的红叶啊！”便取过来看，但见信中写道：“尊处近日可好？小生前日赶赴宇治山乡，山中萧疏惨淡，徒增无限伤心。至于详情，容他日面叙。山庄改建佛殿一事，已交阿图梨照办。曾蒙玉诺，方敢易建在屋，其它诸事，吩咐并君即可。”旬亲王看罢说道：“此信写得甚是漂亮委婉呢。恐是他知我在此吧。”意中纳言可能确有所提防，故不敢在信中放肆。二女公子见信中并无别意，正暗自庆幸，殊不知旬亲王却说出此等讥讽的话来。旬亲王只得笑道：“你复信吧。我不看便是。”便背转身子向着别处。二女公子不便再撒娇做作，便执笔写道：“闻君探访山乡，令人欣羨！将山庄改建佛殿，实乃功德之举。日后我修佛参禅之时，不必另觅它处，倒可省心也，而旧居亦不致日渐荒芜。承你多方看照，费心尽力，乃区区之言不敢言谢矣。”照此回信看来，两人交谊极为普通，无可厚非。但旬亲王生性重色，以己猜人，表面宽容大度，而内心却是疑虑重重，放心不下呢！

庭中衰草遍地，惟有芒草坚强繁生，令人略感欣慰。也有芒草尚未抽穗，晚风压腰，摇摇欲坠。此景虽极寻常，但时值晚风萧瑟，亦足勾人情思。旬亲王吟诗道：

“幼芒频频承玉露，哪能不报滋润情。”他身穿平日惯常之服，披上一件便袍，便操起琵琶弹奏。琵琶声合着黄钟调，哀愁凄惨，真是个珠落玉盘，清音回肠荡气。二女公子原本酷爱音乐，闻此音，心中怨恨顿消，轻倚茶几，从小帐屏旁边稍稍探头张望，那姿态更是妩媚动人，答诗道：

“轻民微拂芒花寂，秋色调零惹人悲。并非我一人悲秋，但……”言罢潸然泪下，然终觉不好意思，忙以扇遮面。匈亲王揣摩其心境，也着实可怜。但总是气度狭小，难以冰释。他想：“她郁闷之态尚且让人怜爱，更何况情绪佳时呢？惟恐那人不会轻易弃之吧？”顿时炉火上升，痛惜不已。

白菊尚未经霜，故没全然盛开变紫，用心栽培之菊。变紫之期反倒更迟，偏有一枝已呈紫色，异常美丽。匈亲王随兴将其摘来，口吟古诗：“不是花中偏爱菊”。并对二女公子说道：“从前有一亲王，傍晚正赏菊吟诗之时，忽逢一古代天人自天冉冉而降，授之以琵琶秘曲。但当世万事浅陋，委实令人感叹至深。”遂停止弹奏，推开琵琶。二女公子甚感遗憾，道：“识怕是人心浅薄，而不致研习罢了。流传的秘技怎会轻易变更呢？”她似乎想听听那早已生疏的妇熟古法，因此匈亲王道：“一人弹奏实在单调，你来与我合奏如何广遂命侍女取箏来，让二女公子弹奏。二女公子说道：“先前我也曾练过，但大都早已忘却，恐有辱视听，不敢献丑。”她心存顾虑，未触箏琴。匈亲王道：“如此小事，你尚且拂我意，委实太绝情了！我近来所送到之人，虽不曾整日相守，尚未深知，但却琐琐之事也不曾对我隐瞒。但凡女子，总须柔顺乖巧才好，那位黛中纳言大人不也是如此认为么？你对此君不是极为信任、亲睦么？”他唤怨起来，极其认真。二女公子无计可施，只得操起箏来，玉指轻动。弦线已松，故此次所弹为南吕调，推听箏音清朗悦耳。匈亲王唱催马乐《伊势海》以和，噪音铿锵豪迈。众侍女躲于一旁窃听，纷纷笑逐颜开。几位老侍女暗自议论：“亲王另有钟爱，原为憾事。然身居高位之人，有三妻四妾亦不为过，小姐也算有福之人，先前孤居宇治山乡时，岂料有如此福份呢？如今声言要重返山乡，真乃愚蠢的想法！”如此唠叨不休，年轻的持女皆来制止：“静些！”

匈亲王为教二女公子弹琴，便在二条院逗留了几日。以时日不好等为由托辞不去六条院，六条院里的人不由得生出些许怨恨。此日夕雾左大臣下朝之后，亲！伤二条院。匈亲王闻后，心里嘀咕：“为何大张旗鼓亲临此处呢？”遂前去正殿里迎接。夕雾道：“只因事疏无聊，况且久未来此拜问。此目睹物思人，感慨至深呢！”闲谈了些二条院的；回事后，遂携同匈亲王回六条院去了。随行人中有夕雾的几位公子和几位官中显贵。华盖云集，气势煌赫。二条院人见之，自觉无法攀比，不免自感形秽。众侍女皆来窥看左大臣，有人评道：“这位大臣倒生得气度轩昂！他的公子也正值成年，英俊挺拔，不过尚无一人可及父亲。真个俊美男子！”但也有人讥议道：“夕雾左大臣如此身份炼赫，竟也亲自前来接婿，未免太失体统。”二女公子想着自己寒微的生涯，怎能与这声赫煌势之人相提并论，惟觉相形见绌，心绪更为悲伤。窃思：“与其如此遭人白眼，尚不如闲居山乡，或能免受精神之根郁呢！”不知不觉间，是年已告终。

时至正月底，二女公子产期迫近，身体愈发不爽。匈亲王本曾见识此类事情，心中不免焦躁，甚觉无计可施，遂又增添几处寺院举办安产得事。明石皇后闻之，也派人前来慰问。二女公子同匈亲王已婚三年，其间谁有匈亲王曾钟爱过她，常人并不注重，岂料明石是后来也来探问呢？众人吃惊，也仿效前来。蒸中纳言也常替二女公子担惊，却只能适度问候，不敢越雷池半步，时常忧愁叹息，猜虑后果如何。也只得暗自举办安产祈祷。

二公主的着裳仪式恰在此时举行，朝廷上下无不为此事忙碌。一切预备工作，均由今上一人统筹，故二公主虽无外戚作后援。然着裳仪式的排场倒也体面堂皇。她母亲藤壶女御生前曾预先替她备置了一些物品，此外今上又命宫中工匠新制诸多用具，几个国守也从外地进贡种种稀世物品。这仪式真是盛况空前，豪华无比呢！今上原定：二公主的着裳仪式后即招囊中纳言为驸马。照例男方也应有所准备。然而餐中纳言仍是脾气古怪，全未将此事放心上，他只为二女公子生产之事忧心。

二月初，宫中举行临时任官仪式，餐中纳言荣升为权大纳言，且兼右大将之职。因红梅右大臣辞去了所兼的左大将之职，先前的右大将提为左大将。于是，黄君几日来便四处忙碌于拜客贺喜，匈亲正处也必须前去。匈亲王为了二女公子，正位于二条院，蒸大将遂来

此处。匈亲王闻之，煞是惊异，说道：“此处有诸多僧人在作安产祈祷，应酬实在不便。”无奈，只得换上常礼服，仪容整齐地下阶答拜。两人举止都很雅致。蒸大将启请匈亲王：“是夜特设饗宴犒赏卫府的官员同僚，万望大驾光临寒宅。”因二女公子患病，匈亲王正犹豫不决。此饗宴完全依照夕雾左大臣先前的排场，于六条院举行。谁见达官显贵，王公贵族，皇子王孙，夫人，公主云集殿上，喧嚣嘈杂，那热闹场面不比当日为夕雾升职举办的饗宴逊色。匈亲王终于也前来出席，但因心中有事，惟敷衍应酬一下，便又匆匆离去。六女公子闻之，说道：“太失礼了，这成何体统呢？”这并非针对女公子身分低微而发，惟因左大臣声势煌赫，此女素来骄傲成性，颐指气使惯了，养成唯我独尊的秉性。

匈亲王近段时间的奔忙和操心总算没付之东流，次日晨，二女公子终于平安分娩，生下一男婴，众人皆喜悦万分，黄大将于升官之喜上又平添一喜。为答谢他昨夜出席饗宴，又兼庆贺他喜得贵子，便立刻亲到二条院，站着相询了一会。因匈亲王闭居于此，故前来贺喜的人甚多，前来送礼嘘寒问暖，第三日祝贺时，照例惟有匈亲王家内私人参与。待到第五日晚，蒸大将照世间常规赠送了屯食五十客、赌棋用的钱、盛于碗中之饭。另赠二女公子的是叠层方形的食品盒三十具，婴儿衣服五套以及微褓哺育等物。这些礼物并未特别装饰，以免遭人注目。但仔细打量，件件精致异常，方见黛大将用心着实良苦。此外，对匈亲王与众侍女也各有赐送，尽是件件华贵，周到俱全，第七日晚，明石皇后特别为之举行庆贺仪式，前来参加仪式的人个个身份高贵，官位显赫，贺礼丰厚。今上闻知匈亲王生得儿子，说道：“匈皇子初次为父，我岂有不贺之礼！”遂御赐佩刀一具，第九日晚上是夕雾左大臣的祝仪，夕雾对二女公子虽不甚好感，但碍于匈亲王情面，也只得勉强派诸公子前来道喜。此时二条院内喜气洋洋，一片祥和富贵之气。数月以来，二女公子心情忧郁，加之身患疾病，故一直愁容覆面，憔悴不堪。而今连日喜庆，满面红光，心情也为之愉悦振奋，蒸大将想：“二女公子已为人；母，今后势必更加疏远于我。而匈亲王势必对其宠爱更深。”心中甚是遗憾懊恼。但想到这原本是自己企盼之事，又觉几分欣慰。

且说二月二十日过去，为藤壶公主举行着裳仪式。次日黛大将即将入赘，此晚之事不准提前公开。但一些喜好饶舌的人讥评道：“天下皆知，高贵无比的皇女，招赘一臣下为女婿，实在有辱体面且委屈公主。即使今上已决定将公主许嫁黛大将，也不应如此草率完婚。”但今上的真性，凡事一旦决定，务必立即实行。今上既招蒸大将为驸马，则对其宠幸，提耀乃理所当然之事。为帝王女婿之人，从古到今，不乏其例。但今上正值春秋鼎盛，却迫不及待地招赘臣下为婿，倒使人颇费思量。故夕雾左大臣对落叶公主道：“索大将如今圣恩隆厚，深蒙垂青，乃前世所定罕见之缘。六条院先父，尚且要到朱雀院晚年即将出家之日，方才娶得黛大将之母三公主呢！更何况我呢？我能在劫难之中蒙你厚爱，实乃三生有幸。”落叶公主觉得确是如此，故羞怯缄口不言。

新婚三日之夜，今上就将二公主的舅父大藏卿以及自她母亲死后向来照顾她的诸人，均提升封赠为家臣。又私下隆重犒赏戴大将的前驱、随身库副、舍人等。如此琐事，均照寻常办理。此后，意大将每回宿于二公主房中，香艳寻欢，自不必说。但他心中，对那宇治大女公子仍是牵挂不已。他白天回转私邸，闲来无事，惟有沉思冥想，入夜便有气无力地赴藤壶院。日子一长，此种劳心费力之事，他甚觉劳累，便计划将二公主接至私哪来。母亲三公主闻之，甚是高兴，便将自己所住正殿让与二公主。董大将答道：“母亲好意，儿臣心领。实不敢当！”便于西面新筑殿宇，造一廊道通向佛堂，意欲请母亲迁居西面。东所前年遭火灾之后，经重新修建，更显富丽堂皇，轩敞宜人，此次只须稍加修饰，详添设备。蒸大将如此盘算，今上也有所闻。他想：“婚后未久，便毫无顾虑地移居私邪，是否妥当？”然而，虽为帝皇，而爱子之心，人皆一般。于是遣使送信给三公主，所谈几乎全为二公主之事。已故朱雀院曾将三公主郑重托付今上看顾。故三公主虽已出家为尼，但威望不减，万事皆似先前。无论何事，若三公主请奏，今上无不准许。由此可知，圣眷情

深。秦大将身受两位显赫之人的前护，应荣幸之致了吧？可他心中仍是郁郁寡欢，动辄沉思冥想。惟为宇治建造佛寺之事操心，盼望早日落成。

秦大将掐算二女公子已快产满五十日，便尽心准备庆贺之饼。连盛食物的箱笼盘盒也亲自设计，全用优质名贵的材料制作。他招请了众多工匠，让其各显身手，用黄金、白银、沉香、紫檀等造出种种珍品来。他自己照例挑选匈亲王不在家的一日，亲赴二条院造访二女公子。二条院里的人觉得其模样较先前更加神气风雅。二女公子想：“如今他已娶了二公主，总不至于再似先前那般色迷心窍，扰我不休吧。”便放心地出来与之会面。岂知他依然衷情未改，见面便伤心落泪，道：“此次婚事非我所愿，乃人力使然。可见世事难测啊！遂诉说其愁思。二女公子对他道：“哎呀，你这话好没来由，倘被人听去定会泄漏呢！”但又想：“此人如今官运亨通，财色双收，然而仍毫无快慰之色，此乃思恋故人之故，真乃情痴也。”顿觉他甚是可怜，确信他实在不同一般，又可惜姐姐早逝。倘若在世，岂不美妙？但转而又想：“姐姐纵然在世而嫁与他，难保不会同样遭其冷遇，岂不同为苦命？唉，家贫地微之人，实难找得如意之人啊！如此想来，更觉姐姐决心不改而以此长终，实乃高明之举。

董大将恳求见到新生的小公子。二女公子很觉羞涩，但她想：“如今何必拒绝呢？此人谁有意乱情迷一事可恼。除此又怎可拒绝？”她自己并未作答，只令乳母抱小公子出去给他看。小公子生得体健肤净，声音清亮，很呀欲言，时时露笑，不愧为将门之子。董大将见了艳羡不已，极愿是自己儿子。可见他仍六根未净，尚恋尘世。不由想道：“大女公子生前倘与我做了夫妻，恐怕也早已有如此可爱的公子，岂不甚好？”至于新娶的二公主，他倒不企望早生贵子，其心情真是古怪。袁大将见二女公子肯将如此娇小的新生儿让他看，不免又生出许多遗想来，便愈发亲切地和她谈话。不觉日色已着。促膝长谈恐有不便，心中很是不快，只得连声叹气告辞而去。他出去后，便有几位饶舌的侍女谈论：“此人留下的衣香好馨香啊！真如古歌‘折得梅花香满袖’，黄营亦会飞来呢？”

经宫中推算：夏天赴三条宫邪去的方向不吉，便决定四月初，未交立夏前，将二公主迁至三条宫邪。迁居前一日，皇上特赴藤壶院，亲临藤花实，为众人辞送。南厢房一律珠帘高卷，正中设为御座。此公宴因由皇上举办，飧宴均由宫中御厨操持，故王侯公卿及殿上人等咸来参与。如夕雾左大臣、按察大纳言、已故望黑大臣之子藤中纳言及其弟左兵卫督等。亲王中三皇子及其弟常陆亲王亦赶了来。殿上人座位设于南庭藤花下。受召前来的乐队，早已候于凉殿东面，只管吩咐便可笏鼓齐鸣。薄暮降临，乐人吹奏双调，殿上管弦乐会正式开始。二公主命人取来诸种管弦乐器，众公卿自夕雾左大臣起，一一奉献于御前。秦大将呈上已故六条院主亲笔书写而交付尼僧三公主的两卷琴谱，并插有一枝五叶松。夕雾左大臣接过，转献御前。各类乐器大都为朱雀院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夕雾梦中得柏木嘱托而转赠与尊君的那支笛。皇上对此笛曾赞不绝口，认为音域宽广、音质优美，绝无仅有。黄大将想：“错过今日机会，何时更有良机呢？”便取了出来。于是夕雾左大臣奏抚琴，三皇子弹琵琶，此外分赐诸人，开始演奏。秦大将那婉转悠扬的笛声，今日更显情趣。殿上人中，善歌的几位也都尽展歌喉，一显风采。二公主命取来点心，盛于四只沉香木制的食盒里，放在紫檀木制的高脚木盘上，紫藤色衬布，绣有藤花折枝，深浅有致，银白酒器、琉璃杯瓶，皆出自左兵卫督之手。皇上赐酒，夕雾左大臣受赐已多，不好再接受，便将此林转让与尊大将。黄大将不得推卸，勉强接过了，唱了声警跑。声音仪态化美适中，与众不同。盖因他今日踌躇满志，方精神倍增吧。他将酒倾入另一瓷杯，怀藏天子所赐酒杯一饮而尽，遂下阶起舞谢恩，舞姿翩然，优雅异常。那些地位显贵的众亲王大臣幸蒙天子赐酒，皆引以为荣，何况秦大将以驸马身份受此恩典呢？实为世间奇闻。素来尊卑次序不可更改，他拜舞之后只得退归末座，手旁人眼中均觉委屈了他。

按察大纲言心中好不嫉恨，暗怨自身命薄，不能得此殊荣。原来，他曾暗恋二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女御入宫后，他还不死心，常传情达意于她。后来见二公主生得标致，便向女

御示意，希能永结连理。但女御始终未将此意转告皇上，故按察大纳言很是不满，恶意讥讽道：“蒸大将人品果真不错！但皇上乃堂堂一国之主，岂有失威仪屈尊一小小女婿呢？让其恣意出入九重门内、御座之旁，甚至举办飨宴，真是有失体统啊！”他虽存怨恨，却又欲目睹此番盛宴，故亦前来出席，心中无时不想贬损秦大将。

此时殿上红烛高照，众人奉献视歌。上文台呈献歌稿之人，个个难掩心中兴奋，然而诸多诗歌皆为附庸风雅之作，并无多大意趣。众位显贵王侯，所咏诗歌也都艳丽轻薄，无甚特别之处。意大将步下庭折取藤花，奉献是上饰冠时所咏之歌云：

“举袖攀折紫藤花，奉赠君王添冕饰。”诗中得意神采，实出一般，不觉令人生厌。皇上答诗道：

“藤花娇妍万年盛，今朝贪恋看不足。”另有两首，不知出自何人：

“味为君皇折此花，紫云犹逊冕饰明。”

“深苑移植紫藤花，香飘九重不寻常。”后一管，恐为那生气的按察大纳言所咏。诸多诗歌，高雅之作不多，故毋须一一表述。

暮色渐深，管弦乐声更增妙趣，蒸大将放声高歌催马乐《安名尊》，音韵悠长，格外美妙。按察大纳言亦尽展昔年歌喉，神气百般地与蒸大将合唱。夕雾大臣尚未成年的七公子，亦上台吹笙助兴，皇上特赐他御衣一袭。夕雾左大臣忙下阶拜舞谢恩。直至天色微明。皇上方乘兴归驾，犒赏物品，品种繁多，公卿及亲王等由是上颁赐；殿上人及乐人则由二公主赏赐。

是夜二公主从古中迁至三条院，皇上身边众侍女皆前来护送。二公主乘坐有庇的辇车行走在前，后面跟着三辆无庇丝饰车，二十六辆摈榔毛车，二辆竹舆车，随从侍女三十人，女童仆役八人。燕大将亦亲率十二辆车来迎。其仪式盛大华美，无与伦比。犒赏公卿及殿上人的物品，皆精美元比。

迁居之后，燕大将方于私宅中细观那二女公子容貌。见她仪姿绝世，身材纤巧。甚觉自己命运不错，心中颇感舒畅，欲借之将那已故的宇治大女公子忘记。然而终是枉然。他想：“说番相思之苦，恐今生今世再无可慰藉了。须来世成佛后，弄清此段痛苦因缘为何所报，方可忘怀吧。”于是专注于宇治山庄改造佛寺之事。

贺茂祭二十几日后一天，戴大将到了宇治。他察看了佛寺的施工进程，作了应有指示，思忖倘若不去探望那老尼姑，恐对她木起，便往她居处行人；行个多久，忽见一辆素朴的女车，由众多东国武士护卫着，后跟着一些仆从，正从宇治桥驶来，颇具威势。意大将看了想道：“恐是乡下来的吧。”便走进新建的山庄。令人惊诧的是那辆车也向山庄驶来。众人不由议论纷纷，意大将制止了他们，派人去询问：“库中为何人？”一位浓重方言回音的男子答道：“前常陆守大人家浮舟小姐，赴初做过香归来，错过宿头，到此借宿一宵，愿能讨个方便。”戴大将听了，忽想起往日二女公子与并君的话。心想：“这不是那酷肖大女公子的人吗？忙喝随从人等退避一侧，又遣人去说道：“请你们小姐进来吧。北面已有客人借宿，南面尚且空着。”戴大将及随从人等衣着极为简便，并不显得堂皇，但从神色举止看出绝非寻常人家退避一旁以示谦让。那女车驶入哪内，停于走廊西端。由于为新建山庄，设备甚不完备。戴大将进入室内，脱去罩袍以免发出声响，仅穿便袍及裙子，从南北两室间隔着的纸门上由缝隙往外偷窥。

车中人并未即刻下车，先派人向老尼并君探问：“听说有位贵人住于此地，不知为谁？”适才素大将闻知是此人后，便预先告诫众人：“决不可告诉她我住于此地。介敌众侍女已会意，答道：“请小姐放心下车吧，此处原有一客人，但未住于此。”同乘的一青年侍女先从车上下来，将车上帘子撩起。此人毫无乡人俗气。又一年纪稍长的侍女下车，对车中人道：“请快下车吧。”车中人答道：“此处似乎有人偷看我呢。”声音甚是微弱文雅。那年纪稍长的侍女，极老练地说道：“您总这般小心翼翼，此处关门闭户，哪有人看见呢？”车中人方挪动脚步，小心用扇子遮住脸，走下车来，此人身量苗条小巧，极富雅

致。意大将一见便忆起大女公子来，心头不由扑扑乱跳。车子较高，两侍女很轻巧便跨了下来，可她却颇觉困难，往四下看了看，好久才下得车来。匆匆膝行至室内去了。她身着深红色褂子，外罩暗红面蓝里子的常礼服及浅绿色小礼服。她室中立着一个四尺高的屏风阻隔着。但燕大将躲在高处，所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位浮舟小姐疑心隔壁有人窥看，便将脸向着里边，斜倚在那里，二侍女毫无倦色，仍相互言谈：“小姐今日实在累了！不津川的渡船，二月水浅很平稳，如此涨水天渡河，实在危险呢！但较之我们东国，又算得了什么呢？”小姐缄默无语，一味躺着。她那丰腴的手臂微露，甚是可爱。她哪里像身份低微的常陆守之女，倒如一显贵的千金。

意大将站得久了，不觉有些腰痛，但惟恐被人察觉，有失面子，只得动也不动地立着，忽听那侍女惊讶地说道：“啊呀！何处传来如此美妙的香气？我尚未闻过呢，怕那老尼姑在黛香吧，”那年老侍女随即附和道：“果然，此种香气真好闻呢！京里人毕竟时尚风雅。我们夫人算是调香名手了吧？但亦未调出过此等香料啊！那老尼生活虽较简朴，服饰倒挺讲究，尽管全是灰青色，但式样颇好看呢。”她如此盛赞并君。此时那边廊下走进一女童，说道：“请吃些果点吧。”便接连送来几盘食物。侍女将果品送至小姐身边，说道：“请小姐吃点吧。”但她动也未动。二侍女便各自拿起栗子，喀喻喀蹦嚼起来。燕大将极不愿听此噪音，便欲离开，后退几步。又念及那人，于是又忙前去偷看。自明石是后起，身份高贵，品性温良，姿色艳丽的女子黛大将见得甚多，然而很难牵动他的心思，众人皆认为他太过近纷。然而此次，此女子虽无可人之处，他却贪看得不忍离去，好怪瘤的心理啊！

老尼共君心想，得前去访戴大将，便欲走过去。黄大将众随从忙敏捷地掩饰道：“大人身体稍觉不适，此刻正在歇息呢！”并君想：“他往常不是曾说欲找寻此人吗？今日定是想乘此机会与她会晤，正在坐等日暮吧。”她哪知黛大将此时的行为呢？燕大将领地庄园中人，循例送了些盒装的食品来。并君亦得一份，便欲请东国来的客人共享，权作招待。遂作了番修饰，来到客人房中，那老侍女见她装束整洁干净，相貌亦端正清秀。不由得暗暗称赞。并君说道：“我料小姐昨日会到，盼了一夜不见踪影。为何今日才来呢？”那年老侍女答道：“我家小姐因旅途劳累，昨日在木津苦想了一夜。今日清晨亦耽误了些时辰，所以来得晚了。”便催小姐起身。小姐艰难地坐起来，见立了个老尼姑，颇难为情，便将股转向一侧。黄大将这边正好瞧个正着。她眉目清秀，俊发飘洒，确实端庄典雅。已故大女公子的容貌他虽未曾仔细端详，但一睹此人，竟觉格外肖似，忆及前尘，不禁淌下泪来，小姐正与共君答话，声音轻柔，极像甸亲王夫人。燕大将想道：“唉，如此可爱的人！世上竟有这等事，而我却一概不知，实在不该，如此酷肖大女公子，即便地位低下，我亦会相思的，何况她虽不蒙八亲王认领，到底是他亲生女儿啊！切！此一想，顿觉格外可亲可爱。又想：“倘我能即刻行至她身边，对她说声：‘原来你尚在人世啊！’有多好啊！玄宗皇帝当年要方上寻觅到蓬莱仙岛，仅取得了些初钢回来。然而毕竟可慰其心。她虽非大女公子本人，可如此肖似，亦可抚慰我心。”许是我与她宿缘深厚吧。老尼姑略微谈了些，便要告辞。她明知那两侍女闻到的衣香是燕大将在近处窥看留下的。但不好说明，便默默退下出去。

天色渐晚，意大将方穿好衣服，离开洞隙。将共君唤到那纸隔扇边，向她询问一些情况。他道：“我真有福份，不想在此见到那女子，托你的事呢！”她回道：“自大人嘱咐后，我便静观机会，却迟迟未得。小姐将赴初徽进香，恰好路经此地，我方有机会见面。当时我便将大人的心意隐约告知了她母亲。她母亲道：‘让她代大女公子，怕有些担当不起吧。’那时我亦闻知大人刚被招选为驸马，不便提及此事，故未及时转达于你。本月小姐进香回来，归途中到此借宿，乃因念及旧情，否则未必肯前来。此次因她母亲有事未能同行，仅小姐一人出门，所以我不便告诉她大人在此。”素大将道：“我亦不愿让乡人见我此身打扮，故告诫随从千万不可胡言。但极难保众下人不泄漏出去。如今我该怎样才好？



小姐一人前来，倒容易应付。你可向她传言暗示：“我二人不期而遇，定是前世宿缘。”并君笑道：“倒没听说，你这宿缘何时结成的呀？”继而又遭：“我这就给她传言去。”说着回去了，戴大将自吟道：

“好鸟脆鸣似旧识，遥途披荆寻故身。”并君便到浮舟室中传言去了。

## 第五十一章 东亭

戴大将虽欲寻访常陆守养女，向她求爱，却又怕遭世人非议，说他过于轻率，有失稳重。故也不敢直接写信与浮舟，而是托了老尼共君，屡次向浮舟的母亲中将君转达他的爱慕之心。而这母亲呢，却认为戴大将终不会真心爱恋她女儿，只觉得承蒙这位贵人用心良苦的追求，很是荣幸罢了。她暗自思忖道：“此人乃当今红极一时的人物，我女儿若是攀附了他，那才好呵！”遂心下犹豫。

这常陆守身边的子女，多是已故前妻所生。后妻也生了位小姐，两人很是疼爱。以下年幼的尚有五六个。常陆守对这些子女，个个悉心抚育，疼爱异常，却独对后妻带来这个浮舟不甚关心，视同外人。为此，夫人常为此而怨恨常陆守无情。她日夜不宁地为女儿婚事操劳，推望她嫁得一个好夫君，荣华富贵，从此扬眉吐气。加之浮舟天生丽质，聪慧无比，其他姐妹断不能及，作母亲的又怎甘心将她与别的女儿等同看待？是故母亲很可怜她，屡屡为她抱屈。

闻知常陆守有许多女儿，当地贵公子纷纷来信求婚。前夫人所生的二三位小姐，皆已选得如意夫婿，并完成婚嫁了。中将君眼下关心的，便是为自己带来的这个女儿择一挂婿。她为浮舟朝夕照料，疼爱备至。常陆守乃公卿之家出身，众亲属皆身份高贵。因此其家财甚为丰厚，生活极其奢华。宇舍辉煌，衣食华贵。唯独在风雅方面不尽人意。他性情异常粗暴，颇有田舍野夫习气。恐因自小埋没于那远离京都的东国之故，惯说土语，发音也极含混。对于有权势的豪门大户，他颇生畏怯，常是敬而远之。万事皆如意，只是少了些雅趣，不请琴笛之道而专擅弓箭。虽为寻常地方官人家，但因财力雄厚，所以集聚了当地所有优秀的年轻女子来当侍女。她们一个个装饰华丽。平日里，她们或是合唱几支简易的曲子，或是讲些事故，或是整夜不眠地守庚由时，做些简单粗俗的游戏。

倾慕浮舟的资家子弟们，闻得她家繁华之状，相与议论：“此女子想必十分美貌，惹人喜爱吧。”他们将她描绘成一个美人，梦寐以求。其中有个叫左近少将的，年仅二十二三，性情温和，才学之丰富，有口皆碑。但也许他装束打扮太过素朴的原因吧，几个与他交往的女子皆相继疏远。如今他极为诚挚地向浮舟求婚。浮舟的母亲想道：“此人当为众多求婚者中最合意的了，见识丰富，品行高洁，又性情温和。光景比他更好的高资公子虽多，但对于一地方官的女儿，即便是美貌无比，恐怕也不会来求婚的。浮舟之母对左近少将极是看重。凡他寄来的情书，都交与浮舟，并伺机劝她写些富有情味的回信。这母亲便自作主张选定了浮舟的夫婿。她想：“常陆守不关心我这女儿，我却要极力提拔她。凭她的美貌，日后决不会受人怠慢的。”她与左近少将商定，于今年八月中完婚。便忙着准备妆奁。连细微琐屑的玩具，也都极尽精致。泥金画，螺钢嵌，凡精美玲珑之物，她皆收藏起来，留与浮舟；却将些粗劣物品交与常陆守，对他道：“这可是精致物品。”常陆守不辨优劣，只要是女子用物，他皆购来，只管往亲生女儿房里堆放，多得连行走都不便了。又从宫中内教访聘了老师来教女儿学习琴与琵琶。每教会一曲，他不论站坐，皆向教师膜拜，又命人取出很多礼品来大肆犒赏教师。礼物之多，皆快把教师湮没了。有时教习绚丽的大曲，于暮色幽暗之时，师生合奏。常陆守听了，感动得直掉泪，又胡乱地评赏一番。”浮舟的母亲稍有些鉴赏能力，看到这种形状，觉得粗俗不堪，并不附和着赞赏。丈夫总是怨恨她道：“你藐视我的女儿！”

那左近少将等不及八月佳期，便央人来催促：“既然亲事已定，何不早日完婚？”浮舟的母亲觉得：要她单独提前筹备，尚有困难，而且她还不知对方心意究竟如何？因此，当媒

人来到时，她对他道：“我对这女儿的婚事尚有忧虑。先前蒙你作伐，我也曾多方思虑。少将职高位显，既蒙他青睐，自当遵命，是以订了婚约。但浮舟早年丧父，靠我抚育成人。我素来担心教养不严，日后被人耻笑。其他女儿皆有父亲教养，一切由他作主，不须我费心。只是这浮舟，若我突遭无常，她恐就无依无靠，不堪设想。素闻少将通情达理，是故尽抛前虑，将女儿许配与他，但深恐他日忽有意外，对方突然变心，让我们遭人讥嘲，那时岂不可悲？”

这媒人到了左近少将处，将常陆守夫人的话如实转达。少将变了脸色，对他说道：“我不曾知道她不是常陆守的亲生女儿呢！虽同为他家的人，但外人若闻知她乃前夫所生，势必轻看了她。我于他家行走，面上也不好受。你没有打听清楚，岂可向我谎报广媒人受了委屈，答道：“我原本不知他家情况，只因我妹妹在他家供职，稍知内情，我才向他们传达广您的意思。我只知浮舟小姐是他家众多女儿中最受宠爱的，便以为她是常陆守的亲生女儿。谁料他家会养着别人的女儿呢？且我又不便过问。我只听说：浮舟品貌兼优，她母亲极尽宠爱，尽心教养，惟愿她日后嫁个德才兼备的好夫婿。那时您来问我：‘谁可以替我向常陆守家提亲？’我自思与他家尚有些关系，便答应替您作媒。您说我谎报，岂不冤枉。”此人性情悍直，又能言善辩，竟说了这一番话来。左近少将也不相让，说道：“你以为作了地方官的女婿是很有面子的事么？不过是近来这种事多了，常人并不计较，只须岳父岳母另眼相待便可。然而即便将前夫所生之女视同亲生，外人亦当以为我只是贪他财产。源少纳言和赞岐守神采飞扬地出入他家，独我一点也得不到常陆守的眷顾，实在大伤体面。”媒人到底鄙俗谄媚之徒，深恐这门亲事不成，自己在两方皆没趣，便放低声调对少将言道：“倘你真欲娶常陆守的女儿，这位夫人另生得一少女，虽然年纪尚轻，我倒可为你撮合。这位小姐人称‘公主’，深得常陆守疼爱呢。”左近少将说道：“呀！回掉了当初追求的从而要求另换一个，这恐不甚妥当吧！不过，我向他家求婚，原是为了这位常陆守之声望，希望得到他的扶持。我之目的，并非仅在于一个美貌女子。倘只求品貌出众，其实易如反掌。家境清贫而酷好风雅之人，最终总是穷窘落魄，为世人所不齿。我只求一生富足安闲，受点讥评也无关紧要。你不妨去试试吧，若是常陆守许可这门亲事，倒也未尝不可。”

这媒人的妹妹于常陆守家西所，即浮舟房中供职，先前少将给浮舟的情书，皆由她传送。其实媒人又何曾见过常陆守。这日他冒然闯到常陆守府上，求下人通报说有要事相商。常陆守闻报，淡然道：“我好像听人说起过此人，他来过不止一次。可今日我并未唤他，却不知有何事？”媒人忙央人代答：“我是受左近少将之托而来。”于是常陆守同意见他。他便对常陆守一一道来：“前不久，少将致信夫人，求娶浮舟小姐，蒙夫人允诺，约定本月内完婚。可正当佳期已定，大礼将成时，有人劝少将道：‘这位小姐虽确为夫人所生，却非常陆守的亲生女儿。若你这资公子结了这门亲，外人会讥笑你攀附常陆守呢。大凡贵公子给地方官作女婿，总是企望岳父敬他如主君，爱他如亲子，一应事务，皆替他撑持。如今你娶了常陆守的养女，恐怕得不到其他女婿那般礼遇，反倒受他怠慢。这又何苦来着？’劝的人~多，使得少将颇犯踌躇。他求婚之初衷，原在于大人的显赫声威与雄厚家道，冀望大人扶持他，却没想到这小姐并非亲生。是故他对我道：‘人道他家还有许多年轻小姐，如蒙不弃，任许一人，便当大慰平生。你就为我探探口风吧。’”

常陆守道：“我对少将此事所知不详。其实对这个女儿，我本当将其与其他女儿一视同仁的。然而家中子女甚多，虽欲一一照顾周全，终究力不从心。由此夫人就多了心，怨我将此女视作外人，漠不关心。于是此女之事，夫人索性一概自己作主。少将求婚之事，我略有耳闻。只是不知他竟如此看重我。他既有此意，倒令我不胜荣幸。我有一个亲生女儿，在诸多女儿中，最为我所疼爱。此前虽有几人来作媒，但我皆因虑及当今之人大多薄情，如定亲过早，反招烦扰，因而一概拒绝。我昼夜思虑，原是想为她找个稳重可靠夫婿。讲起这位少将，我年轻时曾在他老太爷大将大人麾下驱驰，那时我拜见这位少将，觉得真是

年少英武，心下钦慕，情愿为他效劳。惜乎日后远赴外地任职，时日既久，遂致生疏。今既蒙下顾，正遂我愿，不胜欣喜。所可虑者，改了少将无日之约，恐夫人心生怨恨，却当如何？”这番话极为详尽周到。媒人见大事已谐，喜不自胜，回道：“此事不须挂怀。少将只求您一人允诺。他曾言：‘只要是亲生父母所疼爱者，即便年岁尚幼，亦合我意。若是勉强追随，形同馆媚，则非我所愿。’这位少将人品高贵，声望极佳。虽为青年贵公子，却深解世故人情，了无奢靡放浪之习气。其领地庄园，比比皆是，目前的收入虽不甚丰厚，但自有优裕的家世，远非寻常暴富之辈可比。此人来年即可晋爵四位。这次将升任天皇侍从长。此话乃圣上金口所言。圣上曾道：‘此人才干非凡，无疵可责，怎地至今尚无妻室？须得尽早择定岳丈为援助之人。稍待几日，即可升此人入公卿之列，我一日在位，便可保他一日荣贵。’一切政务，皆由少将一人料理。皆因他生性机敏，故能胜此重任。如此人才，世无其匹，如今主动上门求婚，大人可要从速定夺。眼下去少将府上提亲之人甚多，倘大人犹豫不决，难保他不在别处走亲了。我专程登门，实乃全为大人作想。”这些话本是信口胡诌。但素来鄙俗浅薄的常陆守却听得满面笑容。他道：“眼下收人尚少等事，全无干系。既有我在世，必当倾力以助，休道捧之手上，即便捧到头上我也乐意，却怎会叫他受窘呢？若我中道而逝，不能照顾到底，我的所有宝物和各处领地庄园，悉数归于此女，别人休想相争。我家子女虽多，但此女自小就受我百般疼爱。只要少将一心一意爱她，我宁可为他谋求高位而倾尽我所有珍珠宝贝。承蒙皇上如此看重他，我做他的后援人便大可放心了。此姻缘无论对少将还是小女，皆为大好之事。你意下如何？”媒人听得常陆守如此满意，自是欢喜异常，并不告诉他妹妹，亦不去向浮舟母女告辞，径自回少将础内去了。

媒人甚感常陆守这一番话恳挚中听，便如实转告左近少将。少将觉得有些鄙俗，不过并不嫌厌，只管饶有兴趣地听着。听到：“倾家荡产去谋取大臣之位”的大话，觉得言之过甚，有伤体面，是以听毕反而踌躇，道：“此事你可曾告知夫人？她一向热衷于我与浮舟小姐之婚事。我既背约，深恐有人非议我为反复无常、不懂情趣的小人，这却如何是好？”媒人则道：“这无关紧要。如今这位小姐，也深受天人宠爱，由夫人悉心抚育成人。夫人所以要先许嫁浮舟小姐与你，不过因她为众姊妹中年纪最长者而已。”少将自思：“决人最为关怀者，乃是这浮舟，如今我忽有变更，恐不妥吧？”但转而又想道：“为人终当以自身前途为第一。为此也只得随她去怨总，随世人去讥议了。”这左近少将原是如此精明之人。他作此变更之后，也不更换结婚日期，便于原定的那日晚上与浮舟的妹妹完了婚。

话说那常陆守夫人不动声色地忙着一应准备。她要侍女们一律更换新装，将房间装饰一新；又将浮舟打扮得更加美丽动人，令人觉得虽是少将君这等身份之人，也终有些配不上她。夫人暗里为她伤心：“我这女儿好可怜啊！倘她父亲当年容留了她，亲自抚育她长大，则虽她父亲去世，我亦可稍作增越之想，玉成尊大将之所求。可现在，惟有我自己明白她原本高贵，外人对她全不看重。知悉实情的人，反倒因首年八亲王不肯容留而轻视她。仔细想来，着实可悲！”又想：“时至今日，乃无可挽回。毕竟女大不中留啊！好在这少将之出身、人品还好，又如此诚恳求婚，倒也脚可慰心。”她打定了主意。又加之那媒人巧舌如簧，妇人们更易轻信，因此大上其当。

夫人想起婚期迫近，心动中很是兴奋，一刻也闲不住，不断东奔西走地忙碌。常陆守走进来，滔滔不绝地对她大讲一通：“你真是浅薄无理之人，竟瞒了我，要将恋慕我女儿的人夺走！你以为你那位亲王家的高贵小姐，就必为贵公子们所追求么？其实不然！他们反倒喜欢我们这等低贱人家的女儿呢！可怜你费尽心机，人家却全不动心，偏偏看中了另外的人。事既如此，我当然只能说：‘悉听尊便’了。”常陆守鄙俗暴躁，哪管对方怎样思量，一味地任情而言。夫人惊得半日无语，痛感世态悲凉，厄祸不断，眼泪夺眶而出，立刻返身入内。她来到浮舟房中，一看见浮舟天生丽质，楚楚动人，又稍感心慰，想道：“幸好

上天赐给她如此美貌，有多少人能比得上她呢？”便对乳母道：“何曾想到人心竟有如此浅薄！我自知对女儿皆要同等看待，却尤其关心这孩子的姻缘前程，常思为了她有个好夫婿，情愿舍此残生。岂知如今这位少将竟嫌她无父，舍弃了她这长姐而改娶尚未成年的幼妹，真是岂有此理！这可悲之事，我向来不忍目睹耳闻它发生于近亲远朋之中。常陆守却以为极光彩，一口应承，大肆播扬。这对翁婿倒是匹配啊。此事我决不参言语。这几日，我得离开这儿，暂住别处。”一时悲声连连。那乳母也甚气忿，很为自家小姐叫屈。她道：“其实也无甚可惜，恐毁了这门婚事，对我家小姐是福而非祸呢！以少将之卑鄙心地，未必真会赏识小姐的天生丽质。我家小姐的夫婿应当是德才俱善，通情达理的。上次我隐约窥得章大将的仪容、风度，真是英武无匹，足以令见者延寿呢。他既有此真心，夫人倒不如顾了天意，将小姐嫁与他呢。”夫人叹道：“唉，这等事，休要梦想了。人皆道这位蒸大将所求甚高，不但寻常女子他决不求娶，就连夕雾左大将、红梅按察大纳言、晴岭式部亲王等人的千金，都给他谢绝了，最后终与最受皇上宠爱的二公主成了婚。如此看来，要怎样才貌超群、完美无缺的美女才能博得他真心呢？我只想小姐到蒸大将的母亲三公主处做事，使她能常常与大将见面。只是，三条院虽好，与人争宠毕竟是没趣的。人皆以为匈亲王的夫人有福分，不想近日也陷入了困窘。以此观之，欲得夫婿体面而可靠，先要他心志专一。我即是一例：先前的八亲王何等风流儒雅，却对我全无情意，很令我伤心；而这常陆守呢，虽浅陋粗鄙，俗不可耐，然而志虑专一，向无二心，是以我终得平安度日。有时他脾气暴躁，不通情理，确也可厌。虽极尽荣贵，偶尔争吵，过后也便平安无事了。皇族公卿，极尽荣贵，身分低微的人，又如何相配？恐勉强进去，也是枉然！唉！我家小姐真是天生薄命了！虽是如此，我总要拼力为她寻个称意的夫婿，以免遭世人嘲笑。”

常陆守正为次女的婚事忙碌着，他对夫人道：“你有许多漂亮的侍女，暂时借与我吧。帐幕等物，这里也是新制的，但一时来不及换到那边去，索性就用这边的房间吧。”他就来到浮舟的住处，忽儿站起，忽儿坐下，吵吵嚷嚷地指导下人装饰居间。浮舟的房舍装饰，原本极美观雅致。他却别出心裁，这里那里地胡乱摆些屏风；又塞进两个橱柜，弄得不伦不类。他对自己的布置颇有些得意。夫人看着难受，但因决定不再参言，也便只作不见。于是浮舟只得迁至北所。常陆守对夫人道：“同是你亲生女儿，何以亲疏迥异呢？唉，我算明白你了！也罢，世间并不乏没有母亲的女儿呢！”白天，常陆守就同乳母替女儿打扮装饰。这女子约十五六岁，矮胖圆肥，头发极美，长短与礼服一般，容貌也还过得去。常陆守万般珍爱地抚摩着那长发，说道：“其实未必非得嫁给这个企图另娶别人的男子。不过这位少将身份高贵，品行优秀，又有盖世才华，深得皇上赏识，想招他为婿的人家甚多，让给别人太可惜了！”他真是个傻瓜，受媒人蒙骗却不知晓，讲出此话。左近少将对媒人的话深信不疑，知道常陆守殷勤着此，觉得万事俱备，便于约定之日晚上入赘来了。但浮舟的母亲与乳母觉得此事欠妥，卑鄙荒唐。她们住在家里，很是乏味。母亲便书一信与匈亲王夫人，信中言道：“无故打扰，实甚冒昧，故而许久不敢写信给你。现今，小女浮舟须暂迁居处，以避凶神。尊府如有僻静之室可蒙赐住，实乃大幸之事。我浅陋薄识，一手抚育此女，颇多不周之处，亦甚觉痛苦，惟君可赖仰仗了。”这是一封含泪而就的信，令二女公子很是感动。她暗思：“父亲在世时不愿认这个女儿。现在父亲和姐姐都已故去，仅我在世，是否应该认她为妹呢？倘我对其飘浮流离、困苦无助之状佯作不知，置之不顾，于情于理实是不通。况并无特殊缘故而姐妹分散，对亡人也不光彩吧？”她犹豫未决。浮舟之母亦曾诉苦于二女公子的侍女大辅君，故大辅君亦劝道：“中将君此信定有难言之苦衷。小姐不可冷淡作复，让她寒心。姐妹之中出有庶民，乃寻常之事。切不可疏离冷淡于他。”于是，二女公子回信道：“既蒙君嘱，岂有木遵之理。舍下西向有一间颇为僻静之室可供居住，只是设施太过简陋，如不嫌弃，即请迁居于此！”中将君阅信后，

欣喜无限，拟带浮舟暗地前去。浮舟早想认识此位异母姐，这次婚变反倒赐了她这个机会，故甚是欣慰。

常陆守诚心想盛重接待左近少将，却不知如何方可办得风光体面，只管搬出大卷大卷东国土产的劣绢，犒赏侍从。又端出大量食物来，摆得满处都是，大声叫众人来吃。众仆从皆认为这招待甚是阔气！少将亦觉攀这门亲实乃英明之举。夫人觉得此时离家出走，一概不理睬，似太不近情理了。于是强忍着暂呆家中，只是袖手旁观常陆守所为。常陆守东奔西走，忙于安排：这里作新婿的起居室，那里作侍从之居。他家屋子原本甚宽，但前妻女婿源少纳言占居了东所，他家又有不少男子，故未剩空房。浮舟之房因让与新婿居住，她只得住在走廊末端的屋子里。夫人觉得太委屈浮舟了，思量再三，才向二女公子乞请居所。夫人想到：因浮舟无贵人相援，才遭到如此冷遇。所以不顾二女公子并未承认此妹，定要浮舟送过去住。随浮舟去的只有一位乳母和两三个侍女，住在西厢朝北的一处僻静屋子里。中将君亦相随前往，并特地问候了二女公子。尽管长年渺绝音讯，不过毕竟不是陌生人，二女公子与她们相会时也甚为大方。常陆守夫人觉得二女公子实在是高贵之人，见她如此精心照料小公子，不禁又羡又悲。心想：“我本是已故八亲王夫人的侄女，亦是至亲。推身份卑为侍女，所生之女便要低人一等，不能与其他姐妹同列，故处处遭逢厄境，受人欺凌。”如是一想，便对今日强来亲近甚感无趣。此时二条院极为冷清，无人拜访，故母夫人也得以住了两三日。此次方得以从容观赏此处景致。

一日，匈亲王归府。常陆守夫人早想睹其风采，便透过缝隙窥视，但见匈亲王容貌清秀无比，犹如一枝初搞的樱花。其面前跪着几个四位、五位的殿上人相伺候。这些殿上人，也一个个风采俊逸，容光焕发。较她那依托终身却又颇为粗俗的丈夫常陆守更见优秀高雅。众多家臣依次向他汇报种种事务。又有许多她不相识的青年五位官员，立于其侧。她那作宫中御使的继子式部丞兼藏人，亦来参拜。她见到匈亲王如此权势显赫，神色庄严令人生畏之状，不禁想道：“这般风华绝代的男子呵！嫁得此人真是福贵无量！先前未曾晤面，料想这个人虽身份高贵，但定对爱情浮薄不专，二女公子也难得快乐。如今一想，这臆想未免太为浅薄了。以匈亲王此种风采，谁作了其妻室，即使只像织女般一年与他相会一次，也是幸福无比啊。”此时匈王亲正抱了小公子逗乐，二女公子隔帷屏坐着。匈亲王掀开帷屏，与她柔声谈话。两人均姿貌清丽，实乃天赐一对璧人！再忆起已故人亲王的寒酸模样，真有天壤之别。不久匈亲王起身进帐，小公子便同乳母和侍女们一起玩耍。此时，又有众多人前来请安，匈亲王皆以心绪不佳予以拒绝。他一直睡到傍晚时分。饮食也于此处进用。母夫人看到这般光景，心想：“此处万事高贵轩昂，异乎寻常。看了这般盛景，便觉家里虽奢华，却因人品低劣，到底粗俗浅薄。仅有浮舟，即便匹配这等着贵之人，也毫无逊色之处。常陆守一心想凭丰厚的财力把几个亲生女儿捧得皇后一般高，虽她们同为我所生，可与浮舟相比，实是相差甚远。如此思量，今后对浮舟的前程，也须抱远大之望才好。”她彻夜不眠，通宵达旦地计量着将来之事。

包亲王直睡至日已甚高方才起身。他道：“母后身体不爽，今日我须进宫请安。”便忙着准备服饰。母夫人又想看个仔细，便再从隙缝中窥视。但见身着华丽大礼服的匈亲王，愈发显得高贵不俗，更为俊美优雅了，其尊贵气度，实在无与伦比。但见他仍舍不得公子，只管逗他作乐。后来用过了早餐，方才起身出去。侍从室中早有许多人在等候，见他出来，纷纷上前，向他报告事情。其中一人，虽经过了一番用。已打扮，然其面貌很琐，毫不足观。他身着常礼服，腰悬佩刀，至匈亲王眼前，更觉相形见绌，萎顿万分。此时，有两个侍女窃声讥评，一个道：“他便是常陆守的新婿左近少将呀！原本是娶住在此处浮舟小姐的，后来他说不娶得常陆守的亲生女儿，便不肯用心爱护，意改娶了一个幼童。”又一人道：“然而，随浮舟小姐同来之人不谈此事；却是常陆守之人在私下谈论呢。”她们未曾料到，这些议论皆被浮舟的母亲听了去，她听得此般议论，不禁生出许多气恨来。为昔日将少将那样看重而悔恨不已，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庸人而已。此时小公子跪

膝出来，自帘子一端朝外张望。匈亲王瞥见了，便转过身去，走至帘前，向二女公子道：“倘母后身体稍佳，我即刻便回。若是不见好转，今夜就得在宫中伺候。如今与你暂别一夜就牵挂不已，真难受呢！”他又逗弄了小公子一番，便出门而去。母夫人窥得其容姿，只觉光彩照人，百看不厌，甚为惊羨。匈亲王出去之后，这里顿觉失去了生气。常陆守夫人走进二女公子房中，对匈亲王百般赞誉。二女公子觉得她有些乡下习气，微笑着由她讲去。她说道：“昔年夫人仙逝之时，您才刚出世呢！亲王与身侧之人皆为您的前途担忧不已，不知如何是好。您真是前世修得如此好命，即使在山乡野地亦能顺利长大成人。只是你姐姐不幸早逝，实在令人万分惋惜！”说到这里她竟悲不自禁，流下泪来，惹得二女公子也一阵悲伤饮泣，道：“人生无常，难免有可悲之事。然想到自身犹能生居此世，也稍可自慰。父母先我而去，原是世之常事。尤其母亲，连面貌亦未曾知便弃我而去，故也不是特别的悲哀。我推十分伤心姐姐早逝，永不能忘怀。黄大将为她万分悲伤，千般慰藉也无济于事，足见其人情深意挚，令我愈加悲痛怜惜。”中将君道：“素大将作了驸马，皇上对他恩宠有加，举世无例。想来他定是洋洋自得，踌躇满志了。倘大小姐未去世，恐怕也不能相阻吧！”二女公子道：“这也难说。倘如此，我姐妹同船命运，更会遭人讥议耻笑，实不如早死更好。人早逝受人哀悼，本是世之常情。但这黛大将对她却是异乎寻常地不能相忘，父亲逝去后，他也万般操心，热情关怀超荐功德之事。”她俩谈得甚是亲热。

中将君又说道：“我万没想到他托共君老尼传言，要将浮舟接去当作大女公子的替身贍养。这虽不过是为了‘一枝紫草’之故，自不敢当，但亦甚是感激其挚诚关切之情。”她谈到为浮舟百般操心焦虑时，竟又抽噎泪下了。她想到外间早有传闻左近少将背负浮舟之事，也便约略向二女公子提及，却不甚详。她道：“只要我仍在世，倒不可怕。我母女二人，亦可互相依傍，相互慰藉以度时日。我惟担心我故后，她若遭逢不测之灾，以致颠沛流离，那才真是悲惨之事。我常为此忧心忡忡，时常想到不如让她剃度出家，隐居山寺，诵经念佛，从此弃绝宿缘吧。”二女公子道：“你的处境实甚艰难，却也无奈。似我们这种孤儿，遭人欺侮，也是常有之事呀！但出家闭世，毕竟不是法子。即或我，本已决心遵照父亲遗嘱，离弃尘世，却也遭逢此种变故，于尘世随俗沉浮。何况是浮舟妹妹，又如何做得到呢？再则，花容月貌之人，穿了增服多可惜啊！”中将君觉此番话颇有道理，甚是欣喜。中将君虽然已过中年，但毕竟出身高贵之家，气度也甚为优雅。惟身体十分肥胖，却甚合“常陆守夫人”之称。她道：“已故人亲王薄情寡义，不认浮舟这个女儿，令她失尽脸面，备受冷遇。如今与你相叙畅言，也便消释了昔日的苦恨。”她又对二女公子倾谈过去多年的外地生活，也谈及陆奥处浮岛的美景。她道：“筑波山下的生涯，真可谓‘惟我一身多忧患’，没人理会我的苦处。直至今日才得以尽诉衷情。我极想长久留住于你身边，无奈家中众多孩子，定大声吵嚷，盼我回去，故也不放心长久躲于此。我常痛惜命苦，以致沦落为地方官的妻子。因不愿让浮舟得与我相同命运，故想将她托付与您，一切听您处置，我概不过问。”二女公子听了这番愁怨之言，也不忍叫浮舟受苦。浮舟本也姿容艳美，品格优秀，几乎无仅可击。她那腼腆娇羞之态，自然天成，如同孩子一般纯真，却又颇具涵养。即使遇见二女公子身边的侍女，退避也很巧妙。二女公子署然觉得，浮舟说话的情态委实酷似姐姐，便生出了找那个求姐姐雕像的人来看看的心思。

正这时，侍女来报：“燕大将来来了！”便安设帷屏，准备迎客。中将君道：“好，让我也拜见一下这个难以窥见之人吧！人皆道这位大将俊美无比。不过我想，总不及匈亲王吧。”二女公子贴身侍女道：“依我们看，可真说不准谁比谁好呢。”二女公子道：“两人在一块之时，匈亲王自显逊色。若是单独看时，便难辨优劣了。相貌俊美的人，时常令别人失色，真讨厌呢！”众侍女皆笑了，答道：“可我们亲王自是不会输的！世上男子何等俊美非凡，总盖不倒亲王。”外面传报：大将已经下车。但闻前驱气势雄壮的喝斥之声。董大将并未即刻入内。等了很久，众人才见他缓步而入。浮舟的母亲乍眼初看，并不觉得

如何艳丽。待仔细端详时，才觉他确是高贵清丽，优雅无比。她不禁自惭形秽起来，只觉自身卑俗不堪，忙伸手理理头发，尽量表现出一种端在斯文的模样来。戴大将所带随从甚多，大概是刚退宫出来。他对二女公子道：“昨夜得知皇后身体欠佳，我即进宫请安。诸是子均未在旁侧，皇后很是孤寂，故我便代旬亲王侍奉，直至此时。今晨旬亲王根迟才入宫。我料想大约是你舍不得，拖住了他吧？”二女公子担答道：“承蒙代为照顾，此种深挚情意实令人感激！”董大将大概是觑得亲王今夜在宫中值宿，故乘此机会特来拜访。跟寻常一样，他与二女公子交谈甚是亲切，总会谈论到对敌人难以忘怀。又说世事无常，愈加令人厌恶。措词较为含糊，隐隐愁情，溢于言表。二女公子暗思：“已过了如此久，他居然仍这样眷恋情深呢。他至今仍不肯忘怀姐姐，大约是因他先前曾说过对她挚爱深切之故吧？”他不停地叙说着自己的苦情，神色甚是悲伤凄凉。二女公子心非草木，自是感激不尽。但她只对许多怨恨自己无情之话感厌，又很是担忧，为打消他的欲念，她便隐约告诉了他那个可作大姐替身之人的情状，道：“此人正悄悄住于此处。”意大将一听，自然来了兴致，很有些心驰神往。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道：“哎！倘此人真能如我所愿，倒真是~件幸事。但若仍是令我心烦，那便反猥亵了名了；！胜境。”二女公子答道：“你终是未曾虔诚求道修行！”说完便嗤嗤地笑起来。浮舟的母亲一旁偷听得此话，也觉得好笑。燕大将说道：“既如此，便请你转致我的心意吧。你这般推荐，忽然又使我忙起往事似很有些不祥之感呢。”说时不觉泪下沾襟。遂吟诗道：

“替得故人长相处，可作抚物去相思。为掩饰本意，照旧用戏德的口吻来说。”二女公子回道：

“抚物拂身自投水，君言长伴谁可信？你真是‘众手均来拉’的纸币呢！若是这样，使真是我的过错了：我是不该向你提到她，这会有害于她的。”意大将道：“岂不闻‘给当到浅滩’么？只是此生仿佛泡影，缈茫飘浮，你投进河中的‘抚物’，如何令我情安呢？”天已微暮，燕大将仍是不愿离开，二女公子不禁心生厌恶，劝道：“今夜请你早些离去吧！否则在此借住的客人会生疑的。”燕大将道：“那么，便请你转言与客人，说这实是我长年之愿，决非逢场作戏之为。你毋令我失望！我平生不请风情，遇事犹疑心怯，实甚可笑呢。”叮嘱了一番，方才归去。

母夫人对黛大将衷心赞美：“他真是儒雅俊美啊！”不由暗思：“往常乳母说起此人时，便劝我将浮舟许配与他。我却以为荒诞不经，概不理她。现睹其绝世风姿，觉得即便是隔有银河，一年只逢一次，亦愿将女儿嫁与这摧探夺目的牵牛星。我这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嫁给寻常人也太委屈了。只因于东国常见的是粗俗的武士，竟把那左近少将看作个漂亮人物。”她自悔那时孤陋寡闻。凡黛大将所传过的罗汉松木柱与坐过的褥垫，皆留有美妙醉人的余香，如此说别人还道是随意夸张呢。对于他的品貌，时常见到他的侍女们，也总是交口称赞不已。有的道：“佛经中说，在种种殊胜功德之中，以香气芬芳为最，佛神这般说真是不无道理。在《药王品》经中，说得更为详细，言有一种香气叫做‘牛头旃檀’，是从毛孔里发出的。名称虽甚可怕，然定有此物，这燕大将便是明证，可见佛家真不说证言呢。想必，这意大将自小便勤于修行佛法吧。”另有人道：“前世真不知他积了多少功德呢。”这样的赞誉不绝于耳，听得浮舟的母亲也止不住满面带笑。

二女公子向中将君悄声转述了黛大将之言，说道：“黄大将心意专程，绝不易改变决定了的事情。只是眼下他刚被招为驸马，情境确是不利。但你与其让她出家为尼，还不如试着把她许嫁与他吧。”中将君道：“为使浮舟此生不受人凌，不遭忧患之苦，我本打算叫她闭居于‘不闻飞鸟声’的深山之中。但今日得见意大将的神采，连我这般年纪之人也为之心动，觉得即使依附于他身侧，作个奴仆也是莫大幸福。更况年轻女子，定甚是倾慕于他。但我这女儿‘身既不足数’会不会成为忧患的祸根呢？不管身份如何尊卑的女子，往往因男女之事，不但今生吃苦，后世亦要饱受牵累。如此看来，这孩子实甚可怜。无论如何，请

您为她作决定，千万不要弃之不顾。”二女公子为难地叹道：“从以往来看，意大将情深意挚，自是可以托付。然以后怎样，谁能预料呢？”说完便不再言语了。

翌日拂晓，常陆守派车子来接夫人。并捎来一封信，言语似颇愤激，还有些威逼之语。夫人噙泪恳请二女公子道：“以后，万事须托付与您了。这孩子还得寄居尊府一些时日。现在，我仍未决断让她出家抑或其他怎样。在这期间，还望你不要弃舍她这微不足道之身，多多教她一些道理。如此相求，实令我惶恐不安。”浮舟从未离过母亲，心中颇为难受。幸好这二条院的景致优雅，加之得以亲近这位异母姐，心中亦甚觉欣慰。天色微明，夫人的车子方始开出，恰遇旬亲王从宫中回来。他因想念小公子，暗地从宫中出来，所以只乘轻装车辆，未用平时排场。常陆守夫人与他相遇，连忙退避一侧。旬亲王的车子到了廊下。他下车后望见那辆车，问道：“此为何人？天未明便驾车离去了。”他见车子如此偷偷急驶，便根据自身经验来猜测，认为是刚从情妇家中出来的，这想法委实荒唐。常陆守夫人随从忙道：“是常陆守的贵夫人回去。”旬亲王的几个年轻侍从讥笑道：“声称‘贵夫人’？真神气呀！”众人均哄笑起来。常陆守夫人听了，想到自己身份卑微，不觉悲从中来。正因她一心牵挂浮舟之事，便希望自身高贵些方好。倘浮舟本人也嫁与一个身分卑微的丈夫，她不知会怎样悲苦不堪呢。

旬亲王进屋之后向二女公子询问：“那个叫常陆守夫人的，与此有何来往么？天蒙蒙亮之时便匆匆驾车出去，那几个随从还神气十足呢。”说时带着疑虑的口气。二女公子听后觉得难受，答道：“此人是太辅君年轻时的朋友，又非什么足以称道的人物，你何必惊诧怪异呢！你只是狐疑满腹，说这些难闻之话。‘但请勿诬蔑’吧！”说时转了身去，姿影娇美异常。此夜旬亲王彻夜未曾睡好，迷迷糊糊间，已到东方露白。直到众人前来请安，他才走出室来。明石皇后身体原本并无大碍，今已康复了。因此众人皆感欣慰。夕雾左大臣家众公子便赛棋、掩韵作乐。

日色将暮，旬亲王走进二女公子住室。此时二女公子正在洗发，侍女们各自在房中歇息，室内显得清静而空荡。旬亲王召一个女幼童传话与二女公子：“戏来时你却要洗发，让人好不气恼，你有意让我孤寂无聊么？”二女公子听了，立即叫侍女大畏君出来答话：“夫人向来都是趁大人出外时洗发。但近来因身体很是疲劳，已是许久未曾洗了。除了今日，本月内又另无吉日。况九月、十月皆不宜洗发，故只得在今日洗。”言语中，很是抱歉。其时，侍女们均在那边照顾仍在睡觉的小公子。旬亲王倍觉无聊，便一个人四处闲走。忽然看见那边西屋内有个陌生的女童，料想此处住有新来的侍女，便走去探看。透过纸隔扇的缝隙，他朝里张望了一下，见离纸隔扇一尺左右设置了一扇屏风，屏风一端挂着帷屏。通过帷屏上一条揭起的帘布，便看见一女子的袖口露了出来，里面衬着紫花色的艳丽衣衫，外面罩着女郎花色外套。因有折叠的屏风相隔，从这里窥视，里面的人并未发觉。他猜想：这位新到的侍女定然十分漂亮吧。便小心推开那纸隔扇，悄悄地走进廊内去了，果然没人察觉。此处廊外庭院中各色秋花正争奇斗艳，灿若彩锦。环地一带的假石亦饶有情趣。浮舟正于窗前躺着观赏景致，旬亲王又拉开了些本已开着的纸隔扇，向屏风那端窥视。浮舟以为是常来此处的侍女，万没料到是旬亲王。便起身坐着，那姿态曼妙无比。旬亲王本就贪恋女色，此时哪肯错过此等良机，便捉住了浮舟的根袖，又关上了适才拉开的纸隔扇，在纸隔扇与屏风之间坐了下来。浮舟见此，惊慌失措，忙用扇遮住脸面，缓缓回眸四顾，那神态更是娇媚异样，旬亲王便忽然抓住了她举扇的手。问道：“你是谁？请将姓名相告与我！”浮舟恐惧万分，战战兢兢。旬亲王将脸朝向屏风，遮住脸不教她看见，行动诡秘异常，故浮舟以为是新近热切找寻她的秦大将；又闻得一阵异香，愈发认定是秦大将无疑了，不禁倍觉羞耻，却又不知该怎么办。乳母听得里面响声异常，颇感惊奇，便将那边屏风拉开，走了出来，问道：“怎会这样？好奇怪！亲王却置若罔闻，毫无忌憚。尽管此举荒唐无聊，他却是巧舌如簧，依然谈论不休，不觉天色已深，旬亲王仍追问



道：“你究竟是谁？若不相答，我便不松手。”俄毕，便毫无顾忌地躺下身去。乳母方知是旬亲王在此，惊诧结舌，讲不出一句话来。

二女公子那边已点起了灯笼，侍女们叫道：“夫人头发已洗好，立刻便出来。”此时，除了起居室，别处的格子窗已经一扇扇关上了。浮舟之堂距离正屋稍远，原本屋中放了几组屏风，各种物件也杂乱地堆置了一处。自浮舟来后，这里便将一面的纸隔扇打开，以便与正屋相通。大辅君有个在此处作侍女的女儿，名叫右近，这会儿正依次一扇一扇地关着窗子，向这边渐渐走近。她叫道：“呀，真黑暗呢！还没上灯呢，早早地关了窗子，黑漆漆的叫人发慌！”便重新打开了格子窗。旬亲王听见她的声音，稍有些狼狈。乳母。动中虽愈为着急，但她原是个能干精明而坦率无忌之人，便向右近叫道：“喂喂，这边出了怪事，我弄得办法全无，不知如何是好！”右近说：“究竟何事呀？”便摸索着走过来，见浮舟身侧躺着一个穿衬衣的男子，又闻得阵阵郁香，便明白是旬亲王又犯了风流痛。但她推测浮舟定不会从他。便说道：“啊呀，这太不像话了！叫我怎么说才好呢？赶快去那边，将此事报告夫人吧。”说完就匆匆去了。这边的侍女都觉得让夫人知晓此事，毕竟太过分了。而旬亲王却并不在意，只是想：“这位罕见的美人到底是谁呢？听右近的语气，似乎并非新到的一般侍女。”他更觉奇怪，便追问不休，越发对浮舟纠缠不清。浮舟苦不堪言，表面上虽无愤怒之色，可心中却是又差又急，推欲立刻就死才好。旬亲王似有察觉，遂以温言软语安慰她。

右近对二女公子说道：“亲王这般这般……浮舟小姐好生可怜，必定痛苦不堪！”二女公子道：“又犯老毛病了！浮舟之母闻知定会怨怪：此行为未免太轻率荒淫！她临走一再言说托付与我甚是放心呢。”她深觉愧对浮舟。但她想：“可又有何法可阻止他呢？他本性贪色，侍女中凡稍有姿色者多难逃脱，何况浮舟。却不知他是如何发现浮舟在此。”她不胜懊恼，竟致不能言语。右近与侍女少将君相与议论：“今日王公大人来者甚众，亲王在正殿陪其游戏。按常例，如此日子他回内室总是甚晚。所以我们皆放心休息去了。谁料他今日回来得出奇早，以致出此事端，眼下如何才是呢？那乳母好厉害，她始终守护于浮舟小姐左右，眼睛直瞪着亲王，几欲将其赶将出去呢？”

恰在此刻，宫中有人来报：“明石皇后今日黄昏猝然心痛，此刻病情颇重。”右近悄然对少将君说道：“竟在此时生起病来，真不巧啊！我去传达吧。”少将君道：“免了吧，此时传达，徒费心思，也太不知趣了。惹恼了大人可不是好事。”右近道：“不打紧，此刻尚未成那事。”二女公子闻知，遂寻思：“倘若旬亲王的好色成癖传出去，怎么了得？谁还敢带女眷来此呢？”其时右近已将明石皇后病势报与旬亲王，她虽夸大其词，旬亲王却声色如故，问道：“来者谁？莫要恐吓我。”右近如实回答：“皇后传臣平重经。”旬亲王依然不舍浮舟，视旁人为无，躺在浮舟身边纹丝不动。右近无奈只得将使者叫至这西室前，探问情况，方才使者的传言人也跟来了。使者报道：“中务亲王早已入宫探视。中宫大夫方才动身，小人路遇其车驾。”旬亲王也知道皇后常突然发病。他想：“今日倘若拒赴，定会遭世人指责。”只得依依不舍向浮舟道下诸多疯话，约定后会之期，方才离去。

浮舟仿若噩梦未醒，汗流浹背地躺着，良久不能言语。乳母替她打扇，说道：“住此地，凡事皆要小心，决不可大意。他已知晓你居于此，日后定会纠缠不休，这决非好事。啊呀！好叫人后怕！他虽贵为是子，可名分上是姐夫，如此太有失体统。无论优劣，总得另择一清白之人才好。今日若真蒙其骗辱，小姐名誉必毁，因此我摆出一脸凶煞相，眼睛一直盯住他。他对我厌恶之极，狠命拧我的手。他如此求爱，与粗俗人无异，实在荒唐之极。如今我们家，常陆守与夫人闹得甚为厉害！常陆守曾言：‘你惟照顾那一个，竟全然将我女儿弃之不管。新女婿进门那日，你却躲将别处，成何体统！’常陆守声势汹汹，仆人们皆感难听，无不替夫人抱屈呢。全是那左近少将使坏，此人实在可恶。若不是他，哪来如此事端与争吵。多年来，家中虽也有一些口角，但皆无伤大雅，还算和睦。”她边说边叹气，而浮舟却一句也听不进，仍然沉浸于遭逢侮辱的悲伤之中。她甚是担忧：不知二

女公子对此事作何感想？她愈想愈伤痛，竟俯伏着嚶嚶吸泣起来。乳母颇为怜悯她，安慰道：“小姐何必如此伤心！无母之人，无人疼爱，那才可悲呢。无父而遭人轻视，本谓憾事，然而，若有父而遭心毒之继母憎恶，不若无父更好。总之，母亲定会替你谋虑，你要振作起来。况且尚有初嫩的观世音菩萨怜你身世而庇佑你。像你这样一个弱不经风的女子，竟多次不畏长途跋涉去进香，任何菩萨皆会念你心诚而佑你幸福，令那些轻蔑你者惊愧不已，我家小姐岂会耻笑于世人呢？”她说得颇为乐观。

匈亲王匆忙出门。大约贪近便，不走正门而从此处出去，故其说话声清晰传入浮舟房中。匈亲王吟咏着古歌经过此处，声音虽格外优美，浮舟听了却不禁生厌。替换之马已牵了出来。匈亲王仅带十余个值宿人员，进宫去了。

二女公子念及浮舟不幸受辱，甚是同情，遂佯装不知此事，遣人去告知她：“皇后玉体欠安，亲王进宫慰问，今晚留宿宫中。我大约因洗发受凉，身体也欠佳，难以入睡。请你过来叙叙吧，想你也挺寂寞的。”浮舟叫乳母代答：“我心绪甚坏，异常痛苦，想早些休息，万望谅解为是。”二女公子立刻又派人去慰问：“心情如何不好？”浮舟答道：“我也道不明白，惟觉格外烦闷苦痛。”少将君暗向右近递了个眼色，并说道：“夫人心中必定颇为难受！”只因浮舟殊比别人，故而夫人格外关爱她。夫人想：“匈亲王如此作为，实在是浮舟之大不幸！一向倾慕她的蒸大将倘若闻知此事，必然会视她为轻浮女子而蔑视她。亲王本性荒淫无耻，有时会将毫无根据之事说得异常难听；有时碰到确有几分荒唐之事，却又毫不介意。然而戴大将不同，他嘴虽不言，却私下怨恨，实乃善于隐忍而修养颇深之人。浮舟身若浮萍，如今又增不幸。往昔，我未曾谋其面，今日见了，觉其性情与姿容着实叫人怜爱，不忍抛舍。人生一世难免会遭受诸多艰辛，的确痛苦不堪。就我而言，有生以来，身世不幸，并不比浮舟好；然而，终究未曾狼狈丢魂，可谓尚有颜面了。如今，倘若意大将再来百般纠缠，彻底灭了意念，那我便再无可忧虑之事了。”夫人头发浓密，一时半刻于不了，起居甚为不便。她身着白衣，显得颇为婀娜。

浮舟因心情极坏，不愿去会二女公子；乳母却竭力劝她去，道：“不去反惹人生疑，以为真的出了啥事。你坦然前去访晤便是。至于右近等人，我会将实情详细告之，你不必担心。”她走至二女公子的纸隔扇前，叫道：“请右近姐姐出来，有话奉告！”右近出来。乳母对她说道：“我家小姐刚才遇上那件怪事，大受惊吓，以致身体发烧，心情也痛苦至极，好叫人可怜阿。烦你带她去夫人处，让她回回神儿。小姐自身清白，却蒙此羞辱，实在冤屈！倘若对男女之事略知一二尚好受些，可怜浮舟小姐丝毫不懂。”说罢扶起浮舟，叫她去二女公子处。麦愤之极的浮舟心里虽极不情愿，但由于生性柔顺，却也未强要反抗，便被推送至二女公子屋中。其额发被泪沾湿，她便背灯而坐，以求掩饰。二女公子身边众侍女向来以为其主姿容当为世间最美，而今见了浮舟，也觉其容貌并不亚于二女公子，确是美若仙子。其时右近与少将君在浮舟近侧，她要躲也无处可藏。两人不禁看得痴了，想道：“亲王倘若看上此人，将无法收拾了。他生性喜新厌旧，凡是新的，即使姿色普通也不肯放过呢。”

二女公子与浮舟亲切交谈，对她说道：“在这里你千万别有所顾虑，无论何事请不要拘束。自大姐去世后，我始终怀念她，至今仍悲愤难抑。我身多苦恨，于寂寞哀愁中度日。初见你，便觉你与大姐貌甚相似，心中顿觉亲近，颇为欣慰。这世上，我再无亲人，你若如姐姐一样爱我，我便终身欣慰了。”然而浮舟惊魂未定，又犹存乡野都气，一时竟不晓如何回答才是。她仅如此言道：“多年来常叹与姐姐远隔山水，如今有幸拜见，心中喜慰不已。”说时声音娇嫩无比。二女公子拿出些画册来，令右近诵读画中文字二人一同欣赏。浮舟与二女公子相对而坐，不再怕羞，淮一心赏画。二女公子端详其灯光所映姿容，觉得毫无挑剔之处，的确完美无假。特别是那额角眉梢溢满秀气，竟与姐姐无异。她瞅着浮舟，只顾思念姐姐，更光看画心思了。她不能不惊叹浮舟的容貌竟同姐姐与父亲如此酷似。家中几个老女仆曾议论过：姐姐生得像父，而她长得如母。凡面容相似之人，见

了’总觉格外亲切。她由浮舟想起了父亲与姐姐，禁不住海然泪下。又想到：“姐姐举止端庄，高贵无比，且又亲切慈爱，令人觉得极为温柔优雅。而浮舟呢，大约举止尚显稚气，诸事皆还拘束之故吧，于艳丽方面尚不及姐姐。此人若能再沉稳一些，嫁与黛大将倒也当之无愧了。”她如姐姐般替浮舟思虑着。

赏毕画册二人又随意叙谈，直至东方泛白，方去休息。二女公子挽留浮舟睡于其侧，与她聊起父亲在世之事，以及数年来蛰居宇治山庄之情状，虽不完整，却也漫聊极多。浮舟追思亡父，只恨与父从未谋面，不胜悲伤。一知晓昨晚之事的侍女道：“实情究竟怎样呢？这位小姐，夫人虽特别怜爱，但今已被玷污，怜爱也枉然，真可怜啊！”右近答道：“不，这事子乌虚有。那乳母牵住我的手，让我仔细摆谈事情经历，听她说来确无此事。亲王出门时，不也吟唱着‘相逢犹似不相逢’的古歌？但也说不准，也许是故意吟唱此歌吧？不过昨夜这位小姐的神情，甚是安详，不像出过事。”她们悄然议论这事，无不怜悯浮舟。

乳母向二条院借得辆车子，赶至常陆守家去找夫人，将前日之事详细作了禀报。夫人闻之惊痛，只觉肝肠寸断。她着急不已，料想众侍女定已议论得沸沸扬扬，轻视其女了。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亲王夫人又是如何看法，大凡这种事，没有女人不争风吃醋的。她以己推人，如坐针毡，愈发焦灼不堪，片刻不能呆了。遂于当日黄昏赶至二条院。恰逢句亲王在外，免却尴尬。便对二女公子说道：“我将此幼稚无知的孩子托付与您，本来不必担心。哪想总是心牵两端，寝食不宁，家里那些孩子皆怪我呢。”二女公子答道：“浮舟聪明晓事。你不放心，慌慌张张道出如许话来，反令我好生惭愧。”言毕嫣然一笑。常陆守夫人见其神色安稳沉静，因心怀鬼胎，更显得局促不安了。她不知二女公子如何看法，一时竟不能回答。稍后答道：“能侍奉小姐于此，可偿了多年的心愿。传至外边也有个好名声，确乃颜面得很。然而……终究尚有所顾虑。终不如让其闭居荒山修道，倒最是无虑。”一言及此，竟流下泪来。二女公子也甚觉同情，遂道：“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忧心。我对她甚是看重，事无大小我自会很好照料她。……此处虽有个举止放肆之人，常会弄出些荒唐事来。幸而众人皆深晓其性，防范之心自是常在，浮舟不会出事的。不知你对我作何看法？”常陆守夫人忙道：“不不，我决非对你不放心。已故八亲王恐失颜面，不愿认她这个女儿，这也罢了。但我与您原是极有血脉渊源的”正因此故，始敢将浮舟托付于您。”这话说得极为诚挚。末了又道：“明后日，乃浮舟特别禁忌日子，我得领她去幽静之所避避灾星。以后我再来看您吧。”言毕，便欲携浮舟离去。二女公子大感唐突，心中虽纳闷，但也不好挽留。常陆守夫人被昨日之事吓坏了，心绪不定，匆匆归去。

常陆守夫人曾于三条地方建了一所玲珑小宅，聊作避灾之所。屋子本就简陋，且尚未竣工，是故陈设皆不完备。她领浮舟到此，对她说道：“唉，我因你竟遭众多忧烦。在此诸事皆不称心，活下去何益？倘若仅我一人，哪怕身份微贱，生活困苦，我也愿寻一僻处度此余生……那位夫人，本不愿认你作妹，我们去亲近她，若是惹出事来，岂不耻笑于世。唉，人世真无趣呵！此处房屋虽陋，但无人知晓，你便委屈一下，暂且避居于此吧。我会尽快为你善谋良策。”她嘱咐已毕，便欲归去。浮舟抽抽泣泣，料想一生在世何等命苦，遂觉心寒。她确是十分可怜，然母亲更比她苦，将女儿禁闭于此，她觉得太委屈了她，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她一直愿女儿顺利长大，遂人心愿完姻。蒙受那可悲恨之事，深恐为世人轻蔑，心下担忧不已。这母亲并非不明事理，惟易动怒，且稍略刚愎自用。其实让浮舟躲在家中又何妨。只是她以为那样会委屈了浮舟，故作此下策。母女俩从来不曾分居，朝夕形影相随，而今突然被迫分开，相与揪心难受。母亲嘱咐道：“这屋子尚未竣工，恐有不周到之处，你须得小心些。各屋侍女皆可使唤。值宿人员虽皆已吩咐过，可我仍是担心！若常陆守未生气催促，我决不愿抛下你，我心里真如刀绞一般呵！”母女洒泪惜别。常陆守为了招待快婿左近少将，忙得不辨东西。他责怪夫人不肯诚心帮他，有失颜面。夫人气恼地想：“若非此人，哪会有这些事端。”她那宝贝女儿因此而蒙受不幸，令她痛恨

不已，故而甚是轻蔑这少将。她回想前些日子这快婿于匈亲王面前，那卑琐姿态令人难以相信。所以更不将他看在眼里，何尝有奉之为东床娇客之念，简直是耻辱。忽又想：“他在此如何？我尚未见其日常起居模样呢。”遂于某日白昼，她乘少将闲居中，走至其居室边上，自门隙向里偷窥。但见他身穿柔软白续上衣，内衬鲜艳的淡红梅色衫子，正坐于窗前欣赏庭中花木。她颇觉此人模样清秀，瞧不出一丝拙劣。那女儿年纪尚幼，全无心思靠于身侧。她回想匈亲王与二女公子并坐时姿态，以为这对夫妻匹配逊色。少将与左右造侍女谈笑戏玩。夫人细细观看，但见他大有随意不拘的超脱之态，先前在二条院那副奴颜全无踪迹，仿佛有两个少将。恰值此刻忽闻少将说道：“兵部卿亲王家的获花煞是漂亮！不知是何品种。同为花，在他家却开得艳丽无比。前日我去他家，想折取一枝。恰巧亲王正出门，终不曾折得。那时他尚吟唱着‘褪色获花犹堪惜’之歌。确欲让年轻女子睹睹他那风采呢！”言毕，也得意洋洋地吟了些诗句。夫人暗忖：“哼，附庸风雅，装模作样。想几日前在匈亲王跟前那丑态，真令人不堪忍受，谁知他所吟为何诗。”然细察其此刻仪态，又觉他并非完全卑劣之人，便欲看看他到底有何才华，遂令侍女传话，赠以诗道：

“娇贵小恃高篱护，绿叶逢霜何变色。少将微觉愧对于她，答曰：

“若知持花出宫城，此心怎会怜别花。声望能拜见尊颜，一表心中敬意。”夫人猜他定已获知浮舟乃人亲王之女，便更愿浮舟能荣贵如二女公子。于是秦大将的音容笑貌渐渐显于眼前。她想：“匈亲王与黛大将皆俊美无异，但此人于我印象极坏，他居然闯入浮舟内室，做出轻狂举动。如此肆无忌惮，实在可恶。而意大将却举止得体，他虽恋慕浮舟，却未冒昧启齿，面若无事。如此谨慎沉重品性，着实难得。连我也甚悦意。何况年轻女子！哪有不倾心的？少将这类低下卑鄙之徒，若真娶了浮舟，那才是浮舟的耻辱。”她惟替浮舟之事担忧，左思右想，殚精竭虑为她谋划良策，然实施起来则极为不易。她以为：“燕大将已惯熟高贵如二女公子之女子，即使有品貌优于浮舟者，怕也难激起其欲望。据我经历，人的气质品貌，与其出身大有关系。比如我的子女，凡与常陆守所生的，便不如八亲王所生的浮舟。又如左近少将，在常陆守哪内品貌超群，然同匈亲王相较则相形见绌。万事皆可由此推量。秦大将已娶当今皇上爱女为妻，在其眼中，浮舟怕粗陋得一无是处吧。广这般猜测，不觉万念俱灰，甚为怅然若失。

居于三条院内的浮舟孤寂，整日仅看看庭中花草，而花草皆为俗类。只觉无一丝生趣。出入此处者皆为操上话的东国人。她闭居于这粗陋乏味的屋子里，甚觉郁闷。偶尔忆及二女公子姿容，思念不已。那色胆包天的闯入者音容，此刻也涌上心头。那回他究竟胡言些什么，至今惟记得不少温婉情话。那衣香，似乎至今尚残留鼻前；那可怕情节皆已忆起。一日，其母遣人送来一信，殷切慰问，挂念殊深。浮舟念及母亲用心良苦，而已却屡遭不幸，不觉淌下数行伤心泪。母亲信中写道：“我儿独处异地孤寂不惯，实在是委屈你了。”浮舟忙回信答复：“请母亲切勿挂怀，女儿已习惯且觉得此处安心。赠诗道：惟求永无尘世苦，此身欣悦远离愁。”此诗尚带稚气，母亲看了不觉泪流不止，想这女儿这般不幸，竟落得息身无所，的确可怜无限。答以诗云：

“惟求福泰临儿身，老身即去亦慰情。”母女二人常以此种率直之诗相与赠答，聊以慰藉。

且说章大将每当秋色浓郁之际，常夜夜辗转难眠，思念大女公子，悲拗不已。时逢宇治新建寺宇竣工，他便特地前去观看，一见宇治山中红叶，便生出久别重逢的激情来。原先山庄易成新屋，鳞次林比，十分豪华气派。回想所拆山庄，乃已故八亲王所建，一味古朴幽雅，犹如高僧居所，心中顿生依恋之情，遂觉眼前新屋似有难饶之过。感慨之情浓深比昔。原来山中设备，并非一律，一部分庄严大度，另一部分纤丽精致，适合女眷居住。如今竹编屏风等粗笨家什移至新建佛寺中供用，此处则新制山乡风味器什，格外优美且富情趣。秦大将坐于池边岩石上留恋观赏，一时不忍离去，即景赋诗：

“绿水盈池景依旧，故侣清影不见留。”他擦去泪水，径自去探望老尼并君。那老尼陡见蒸大将光临，大为感动，好一阵悲喜交加，强忍许久才没掉下泪来。章大将于门边隔帘而坐，只将帘子一角卷起，与老尼叙话。并君隐身帷屏后作答。意大将随意谈及浮舟：“传闻浮舟小姐已来至旬亲王家。但我却不便向她开口，尚烦您传达吧。”并君答道：“前日其母寄信来，提及她们如此东躲西藏，全为了避凶。那信中写道：‘眼下藏身于偏陋之所，实可哀传。倘若宇治与京城不远，颇欲寄居贵处，以求前庇。然因山路坎坷难行，来往实在艰辛。’”蒸大将道：“众皆不敢走这山路，惟我不惮烦累，频频跋涉而来。此宿线实在不浅！思之令人无限动情。”一言及此，竟又淌下泪来。又道：“话然，烦您修书一封，送至那避凶之所。且慢，最好是您躬身走一遭，可好？”并君答道：“传达尊意，事本容易。推如今要我复赴京都，实难从命。况且二条院我尚未去过呢。”黄大将言道：“派人送信，万万不可！老传将出去，岂不有失颜面。哪怕爱宕山的高僧，不也因时制宜，下山赴京么？虽有犯清规之嫌，然可成人之美，也是一种无量功德呵！”并君说道：“遗憾，俄身不积济人德呀！进京去为此事，泄露出去，怕要遗笑于人了。”她不肯去。意大将则再三坚决强请：“无论如何得劳你走一趟，这机会难得，后日我派车子接您。你先弄清她寓居之所。我决不使您为难。”说着满脸笑意。老尼共君弄不清他心中真实所想，因此十分不安。转念又想：“黄大将平时也是规矩之人，从未有过荒唐之事，料他甚惜名望，盖不会与我为难吧。”于是回答：“既然你如此心决，我便去吧。其闭居之所离资哪甚近，尚烦您先去一信，否则，外人必谓我自作聪明，既已遁入空门，尚要做红尘月下老，岂不有失体统。”意大将说道：“写信不难，惟恐让人讥议，以为‘蒸大将爱上了常陆守之女’。何况那常陆守乃粗暴之人。”并君不禁笑起来，颇觉此人可笑可怜。垂暮时分，秦大将辞归。临走，他采了一束花草，又折数枚红叶配在一起，准备送与二公主。他对二公主一向亲近，只因是女，才不过分亲昵。皇上待他，如百姓待子般慈爱。对其母尼僧三公主也关心周至。故黛大将格外看重二公主，以之为至高无上的正夫人。他深蒙圣恩，又荣为驸马，却私下移爱他人，也自觉内疚。

转眼约期已至。黄大将遣一贴心仆人，随辆牛车去宇治接并君。他对那仆人道：“到庄园挑个忠厚者任护卫。”并君先已应允进京，此刻虽极不乐意，也只得乘车出发。她浏览山中美景，想起种种古诗，感慨不已。不久车子抵达浮舟所居三条院。此处确实冷僻，不见行人。并君甚是放心，令车子驶进院内，叫引路人传言：“老尼并君奉黛大将之命前来拜访。”随即，一个曾伴赴徽进香的年轻侍女出来迎接，扶了养君下车。浮舟久居此荒僻地方，朝夕惟觉寂寞难耐。忽闻并君来到，兴奋不已，当即叫人将共君迎入自己房中。她看着共君，想着她曾侍候先父，更有一种亲近感。并君开口道：“自从那日见过小姐，暗自仰慕，无时敢忘。只因出家之人与世事断绝，所以你在二条院二小姐处时我也没去探望。只因此次蒸大将嘱托再三，感其热心，无奈勉强遵命，前来奉扰。”浮舟与乳母前日曾在二条院窥过黄大将丰姿，私下甚为美之。且又亲闻其言：无时敢忘自己，故而倍觉感激。却不曾料他竟突然托人来探望。

刚入夜，便闻轻轻敲门声，声称来自宇治。并君料想乃黛大将之使者，遂令人开门。只见一车悄然入内。她正纳闷，忽有人来报：“是特来拜望尼僧老太太的。”而所报名号印不是宇治山庄附近的庄园主。并君遂膝行至门口接见。此刻天空正飘细雨，冷风吹入门内，带进已谙熟之奇香，始知来者乃黛大将。如此责人神秘出现，而此地毫无准备，四处乱成一团，众人手足无措，直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蒸大将让非君传言：“哦推欲借此僻静处所，向浮舟小姐表述衷情。”浮舟闻言，一阵慌乱，不知如何对答。乳母急切劝她：“他专程而来，岂可置之不理呢？暗地派人去常陆守哪内告知夫人吧。距此处很近的。”并君即道：“无须如此紧张。年轻人之间相互叙谈也并无大碍，何况大将生性温柔敦厚而又行事严谨。倘小姐不许，他决不会有轻狂行为。”此时雨势略猛，天已全黑，忽闻值宿下人操东国方言报道：“东南边的围墙已塌损，甚不安全。这位客人的车子不要停

在那儿，快些进来吧，要关大门了。”燕大将不惯那东国语调，甚觉刺耳难闻。于是吟唱着古歌：“漫天风雨行人苦，荒野谁家可庇身？”遂在那多风的檐下坐下。吟诗道：“东亭门闭接草生，久立外雨不解情。”他以袖轻拂身上雨点，身上那浓郁芬芳随风飘散，直袭诸东国乡人鼻孔，令其惊讶不已。

此时已绝无理由推脱，只得在南厢设一客座，延请戴大将入座，浮舟不肯立即出来与他相见。众侍女勉强扶她出来，将拉门关上，只留一条隙缝。素大将见了不悦，说道：“造这门的木匠好可恶！我此身尚未曾坐于此类门外呢。”不知为何，他竟拉开门径直走了进去。他并不言及愿她替代大女公子，仅说道：“自宇治邂逅，一睹芳容后，日夜相思至今。如此难以忘记，定是前世宿缘甚深吧！”浮舟容姿原本妍丽无比，章大将甚觉满意，对她怜爱异常。

不觉便至破晓时分。外临大路，但闻叫卖之声嘈闹不绝。黛大将闻声想：黎明时分，那些商人头顶货物叫卖，模样必定奇怪。于如此蓬门草舍中过夜，于他尚是首次，故觉得别有趣。后闻值宿人各自回室中休息去了，便即刻唤随从车夫，将车子赶至这边门口来，自己径直抱了浮舟上车。事发猝然，众人皆惊诧不已，慌乱道：“眼下正值九月，不宜婚嫁，此不可呵！这可如何是好？”众皆十分着急。并君也未曾料到，甚是同情浮舟，然而她仍劝慰众人：“大将自有主张，诸位不必多虑。我深知明日才交九月节气。”原来今日十三。并君又对意大将道：“今日我不再奉陪了。二小姐定会获悉此事。我若不去拜访，悄然来去，未免不周。”意大将觉得眼下尚早，即刻告知二女公子此事，似有不妥，答道：“你以后再向她致歉吧。今日去那边，若无人引导，甚为不便。”他强要并君同去。又道：“须得再派个侍女去才是。”遂择了浮舟一名叫侍从的侍女，与异君同去。而乳母及异君所带女童，皆留在此处。她们皆不知所措。

人们初料这车将驶往附近某处，谁知却径直朝宇治驶去。调换之牛皆已备于途中、经川原，驶近法性寺，天才大亮。侍从悄悄窥视蔡大特容貌，被其俊美气质惊呆，不由得倾慕起来，哪里还顾及世人将对此作何评价。浮舟则因事出意料，惊吓得神志不醒，兀自俯伏车中。燕大将见了忙温婉致意：“是车太颠簸，作颇感不适么？”说着便将她搂抱起来，拥于怀里。此时旭日光辉从车前轻罗女袍上透射进来，车内鲜亮无比，老尼导君颇觉害羞。她想：“如何求得大小小姐在世，让我伴她作此旅行！只恨我长生此世，蒙此意外变故。”她心中不免悲切，却要强忍，但又如何收藏得住？终使愁容显露，泪溢不已。侍从见了甚是不悦，暗想：“这婆子真可恶！今日小姐新婚，车中带个尼姑本已不吉，却尚要愁眉苦脸，抽抽泣泣做甚？”她颇觉这老尼可恨又可笑。其实侍从哪知兵君心事，惟谓老太婆爱哭罢了。

董大将觉得浮舟委实可爱。但沿途观赏秋景，怀旧之情顿生。入山愈深，伤感愈深，恍惚间如同沉浮雾中。他斜靠车壁冥思不已，长袖露于车外，重叠在浮舟衣袖之上。被山雾润湿后，淡蓝色衣袖衬着浮舟的红色衣袖，色彩鲜艳生动。车下急坡时，方始发现，遂将衣袖收进。他不觉随吟一诗：

“晓雾弥漫浸清衫，新人惹愁思旧恋。”这诗句更使老并君啼泣不止，泪水湿透了衣袖。

侍从愈发诧异，觉得老尼模样真叫人难堪，一路上兴高采烈，怎么平生了这等怪事！章大将听得非君忍禁不住的吸泣声，自己也陪着落泪。却又可怜浮舟，怕她看了伤。乙，便对她道：“多年来我屡次经过此路，是故今日忽生旧地重临之感，不免有些伤怀。你还是起来看看这山中景致吧。这山谷很幽深呢？”使扶她起来。浮舟无奈，只得勉强撑起，将扇子遮了脸，羞涩地眺望山景。那眉目神情，果真肖似大女公子。只是端庄而过于沉重，稍有差异。冀大将觉得，大女公子既天真烂漫如孩童，却又不乏深远周全之思虑。是故他对亡人真是“恋情充塞夫地里，欲避相思无处逃”了。

不久便至宇治山庄。戴大将想：“可怜啊！其亡魂若在此，此刻必定知我来到吧。我今日这些荒唐举止，归根究底，皆因为她呀！”下车后，黄大将欲让浮舟安心休息，自己先避

开了。浮舟在车中时，念及母亲对他如何挂念，悲叹不已。然有如此俊美男子与她深情密语，甚觉欣慰，遂欲下车。老尼姑命将车停于走廊边，方才下车。燕大将见了，想道：“此处又非我等久居之所，何劳你如此思虑周至！”附近在园中人闻知黛大将驾临，争相前来拜见。浮舟的食事概由老尼姑办理。沿途荆棘满目。此刻进得山庄，顿觉天地开朗，环境清幽。新修房屋设计合理，临窗尚可观赏山水景色。浮舟立刻便觉几回来的积闷一扫而光。但一念及自己结局难料，便又有些忐忑不安。燕大将忙寄信与京中母亲及二公主。信中道：“眼下佛寺内部装饰尚未完结。前日曾命我前来看看，今日恰巧大吉，便急忙赶来了。近来心绪不宁，加之这几日乃出行忌日，便想借机在此带成两日，事后即刻回京。”

燕大将闲居于家，姿态比出门时更为雍容。进得室中，令浮舟自觉寒颤，可室中无处躲藏，惟有悄然坐着。她的服饰历来皆由乳母精心备办，无不力求华美艳丽，却难免仍带些乡村土气。意大将见此不觉忆起大女公子常穿家常半旧衣服，丰姿反倒高雅自然。然而浮舟之发格外漂亮，发梢甚为艳丽悦人。意大将看了，觉得美比二公主之发。他思虑其前途：我怎样安置她呢？立刻将其收为妻室送入三条宫，显然不妥。若然，定蒙世人非议，有损声誉。倘若列入侍女之中，我又如何舍得？唉！左右为难，不如将她暂隐于这山庄之内。但如此，我又不能与她长相厮守，太令人难以忍受了。”他甚是传爱浮舟，温和诚挚地与她摆谈，直至日暮。其间也谈及已故八亲王。历叙旧事，兴趣横生。但浮舟总是小心谨慎，甚为羞涩，使得黛大将大为扫兴。然而他又寻思：“这虽有些缺憾，但小心谨慎却也不坏。日后我当逐渐教养。相反，沾染些村俗恶趣，品质不纯，言行粗俗，那才真让人遗憾万分，更别说当大女公子的替身了。”他终于转忧为乐。

意大将取出山庄中的七弦琴与箏来，料想浮舟对此道必一窍不通，甚觉可惜，遂兀自拂琴述怀。自八亲王去世，意大将已久不于此奏乐，今日重叙旧怀，自觉极富佳趣。正乘兴拨弦，心痴神迷之时，月亮清幽露脸了。他回想八亲王总将琴声奏得十分悠扬婉转，犹如温湿流泉一般润泽身心，全无锋芒毕露之处。于是对浮舟说道：“若你幼时与你父亲、大姐一起生活于此，必会受到许多熏陶。想当初八亲王气度何等非凡，连我也觉得可敬可畏，仰慕不已呵！真不知你怎么老住在那穷乡僻野呢？”浮舟深感羞愧。淮一旁默然斜倚，玩弄白扇。从侧面瞧去，肌肤洁白如玉，额发低垂如画，神情竟是如此酷肖大女公子。意大将感动不已，更欲勤心教她丝竹之事，令她切合身分。遂问道：“这七弦琴你能弹么？你生长东国，吾妻琴总会弹吧？”浮舟答曰：“我连大和词也知之甚少，何况大和琴。”意大将没料到她竟能如此巧妙作答，顿觉其才情不错，更觉得置之于此乃一大失策。他已深觉日后相思之苦。由此可见，他对浮舟可是真心爱恋。他推开七弦琴，口中吟诵古诗：“班女闺中秋扇色，楚王台上夜举声。”那侍从虽生长于只知弯弓射箭之东国，闻此吟声也觉得格外美妙，赞叹不已。可知她们见识也太浅了，并不懂得那诗中真意，只不过是叹赏吟声的优美罢了。意大将想道：“有那么多好诗，我为何选那些不太吉利的诗句？”此时，受老尼姑差遣的人送来果物。一只盒盖呈上，几种果物置放其间，下面垫了红叶与常春藤。果物旁边有一纸条，月色之下见上面涂有一诗。意大将睁大眼睛，看得十分仔细，像急于想吃果物。老尼姑赋诗道：

“瑟秋虽剥细草色，昔年月华依清丽。”乃古风书体。意大将看了，往事顿涌上心头，感到既羞愧，又为之悲伤不已，也吟诗道：

“碧山绿水依故地，糖月新临香闺人。”也并非什么答诗，仍叫侍从传给了老尼共君。